

虞初廣志

姜泣羣選輯

重訂虞初廣志

王漢波題簽



中華、國四年十二月十號出版

重訂虞初廣志十六卷

全八冊定價二元四角

翻印 版權 所有 必究

選輯者 姜泣羣

評訂者 楊南郵

發行所 東方書局

印刷所 東方書局

總發行所 光華編輯社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五百二十九號門牌

分售處

國華書局
中華圖書館
中國圖書公司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文匯書局

熊內閣書牘

是書內容分爲(政見)(呈咨)(書牘)首附(大政方針宣言書)○凡清釐財政之計畫○整頓稅率之手續○飭理吏治之要圖○振興實業之宏謨無不備載靡遺至於吾民國兩年來財政界之困難狀態借款秘密盡情揭露足窺全豹其印刷純用四號五號新鉛字模排印紙墨精良勘校確正猶其餘事洵可謂民國財政之新史建設時代之鉅製凡吾國民無論政學商各界欲研究時局者不可不讀之要書也每部二冊定價大洋兩角半 代售處 上海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光華編輯社

總發行所

掃愁第一集

出版

是書爲發揚國華鼓吹風雅起見搜羅古籍新著中之雅馴文字近日坊間所出各冊未曾刊載者或名人筆記或游藝雜誌薰香摘艷索奇騁妍顧名思義足堪稱當茲將第一集內容錄下藉徵一班

秦雲插英小語

度詞

快說續記

三友棋譜

酒社芻言

葉子譜

惲淑人傳

燕子龜隨筆

游薩克遜日記

惲壯節公傳

石城曲并序

李香君柳敬亭之本史

黃九烟 黃百家 王丹麓 破 水道人 黃九烟 潘之恆 俞樹 釋曼殊 潘飛聲 潘飛聲 居飛聲 心石

全書二百幅計一百頁

定價大洋叁角

光華編輯社

美人福

是書凡十萬言敘述
一巨室家庭紅顏少
女綠鬢佳人亦富貴
亦榮華不淫蕩不穢
濁以漓淋酣暢之妙
文寫旖旎風流之豔
福兼之諧語橫生涉
筆成趣歌詞滿紙撫
卷有香是誠能于小
說界中別闢蹊徑者
讀者若手置一編當
信斯言之不謬也洋
裝一冊定價六角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鴛湖潮
定價五角

是書爲定夷先生傑作結構純用倒
提法一洗平鋪直敘之窠臼所述名
士佳人凡六七人人人結局各異尤
特色者書中主人疑死復生將圓忽
蝕出神入鬼一面緣慳洋洋洒洒七
萬餘言盡從空處盤旋而纏絲悱惻
又無異相對淒楚妙事也亦妙文也
業已三版銷數之廣近日出版界無
出其右足以見社會歡迎之意矣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書錦里西首
國華書局

虞初志補卷九

鄧水 姜泣羣編輯

書太監安得海伏法事

薛福成

同治八年夏四月。福成自江南如保定。道出山東。時余弟福保在巡撫宮保平遠丁公幕府。福成就謁公。公留之宿。與語天下事。逾二旬不倦。將別。公歎曰。方今兩宮垂簾。朝政清明。內外大臣。各職其職。中興之隆。軼唐邁宋。惟太監安得海稍稍用事。往歲恭親王去議政權。頗爲所中。近日士大夫漸有湊其門者。當奈何。有間復言曰。吾聞安得海將往廣東。必過山東境。過則執而殺之。以其罪奏聞。何如。福成與福保同對曰。審如是。不世之業也。其難如平一劇寇。功尤高。然布置欲豫。審幾欲密欲斷。否則不惟賈禍。亦恐轉益其燄而貽天下患。公頷

虞 初 志 補

之。其秋。安得海果出都。公卽奏聞。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安得海矯旨出都。舟過德州。僭擬無度。招搖煽惑。聲勢赫然。著直隸山東江蘇總督巡撫迅遴幹員。嚴密擒捕。捕得卽就地正法。毋許輕縱。而丁公初具疏時。聞安得海已南下。亟檄知東昌府程繩武追之。繩武躬箠屨。馳騎烈日中。踵其後三日。不敢動。復檄總兵王正起發兵追之。及泰安。圍而守之。送至濟南。當是時。朝旨尙未到。而安得海大言我奉皇太后命。織辦龍衣。廣東汝等自速戾耳。官吏讐焉。丁公念朝旨未可知。欲先論殺之。雖獲重譴。無憾。知泰安縣何毓福長跪力諫。請少待之。會朝旨亦至。乃以八月丙午夜。棄安得海於市。支黨死者二十餘人。籍其輜重。得駿馬三十餘匹。黃金珠玉珍寶稱是。皆輸內務府。方丁公奏上朝廷也。皇太后問恭親王及軍機大臣法當如何。皆叩頭言。祖制太監不得出都門。擅出者死無赦。請令就地誅之。醢親王亦以爲言。命旣下。天下交口稱頌。伯相合肥李

虞

初

志

補

公閱邸鈔。矍然起。傳示幕客。字呼丁公曰。稚璜成名矣。曾文正公語福成曰。吾目疾已數月。聞是事。積翳爲之一開。稚璜。豪傑士也。烏虜。自古宦寺起細微。干朝政。憂時者或出死力與之角。角而不勝。身撻其毒者。相隨屬也。或至罪盈惡積。神人交憤。僅而去之。而天下旋受其敝。又或權力足以相勝。濡忍不斷。以釀大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丁公獨擿巨慝於萌芽之時。易如反掌。其忠與智勇。可謂兼之矣。然嚮非列聖家法之嚴。皇太后之明聖。與諸王大臣之匡弼。其安能若是神速哉。福成故謹書之。以俟後世之安天下國家者取則。

季懷弟云。敘述得體。文亦深得古意。造詣不在漢唐以下。

太監安得海伏法（庸盒筆記一則）

薛福成

予前有太監安得海伏法書事一篇。已選入庸盒文續編矣。茲再輯其崖略。補記於此。先是丁文誠公。聞安得海將過山東。密屬德州知州趙新。如見其有不

虞

初

志

補

法情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稟聞。趙新能吏也。閱事多。計較利害。亦頗熟。及安得海過境。欲勿稟。則懼爲丁公所怒。欲顯稟。則恐不能去之。反撻其禍。因與幕客商。用夾單密稟。意謂丁公如不參奏。則夾單非例行公事可比。既不存卷。安得海斷不知之。若竟參奏。則禍福丁公自當之。與地方官無涉也。及丁公疏既上。兩宮皇太后召軍機內務府大臣議之。皆力請就地正法。留中兩日未下。醇親王復諍之。同治八年七月某日。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坐太平盤二隻。聲勢烜赫。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旁有龍鳳旂幟。帶男女多人。并有女樂。品竹調絲。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訪拏問。船已揚帆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甯各府州。跟蹤追捕等語。覽奏曷勝詫異。該太監私自擅出。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効尤。著山東江蘇直隸

各督撫。迅派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隨從等人。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卽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儻有疎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迹近匪類者。並著嚴拏。分別懲辦。欽此。安得海。旣在濟南伏法。籍其輜重。有駿馬三十餘匹。最良者日行六百里。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箇。極大珠五顆。眞珠鼻煙壺一枚。翡翠朝珠一挂。碧霞朝珠一挂。碧霞犀數十塊。最重者至七兩。其餘珍寶甚夥。陸續解歸內務府。歷城縣令爲安得海購地葬之。營一小墳。越數年。歷城鄉人有病者。忽爲鬼所增。聆其口音京腔也。衆怪病者。素不習京腔。環集問之。鬼自言安姓南皮人。在北京內廷供職多年。有要差赴廣東。留滯於此。寓屋數間。久不修理。天雨下漏。令人難住。煩諸君爲我稍加補葺。衆問到此後。曾回京否。答曰。吾曾回京兩次。宮中景象不異。曩時守宮之金甲神。因昔時習見吾面。不吾禦也。惟黃河難渡。往反不易。故僅行兩

次耳。衆往視其墳。果有兩洞。爲捨泥土補之。明日鬼復來增病者。謝曰。煩諸君厚意。屋爲我葺。可勿漏矣。拱手而別。

處士崔君家傳

薛福成

咸豐之世。粵賊踞金陵。土寇蠱起。劫效。宜興。荆溪。縣當賊衝。多峻山。鉅谷。溫台。諸郡流民就墾其中。尤貧無籍者。乘間出沒。助寇作聲勢。縣令患之。謀請兵大府。盡逐客民。旣成議矣。處士崔君鄉居聞之。驚曰。是以一莠恭百良也。彼雖非土著。皆客此數世。茹澹力作。爲子孫計良苦。一旦奪其田宅。此不毆之歸賊。卽逋嘯爲盜耳。與其兩弟謁縣令。力尼之。且請行保甲法。俾客民自察其奇袤者。縣遂無事。薛福成曰。自古患端起於至微。知之者隱忍不言。其禍卒至一發不可遏。今吉林長白山金匪。江西封禁山教黨。始皆設厲禁。空其地。弗居。然愚民趨利。禁之不能絕也。不能禁而用虛文爲治。其地其民。且委諸法令之外。蘊姦

藪慝爲患滋巨。智者慮患之未然。壹切以厚民生爲本。而禁惡之法。陰行於其中。此與民同利之術也。崔君可謂勇言大計者哉。君性樂易。果於行善。與人交。不立畦畛。然常面折人過。鄉里倚勢侮弱者。必力抗之。其尤卑賤者。益右之。精醫術。時出神奇以濟病者。值歲水旱。設廠賑饑民。未嘗不以身倡。勞瑣事無所避。居濱湖。湖口有蘭山。迤出水際里許。行舟觸伏石立碎。昏夜尤險絕。君謀諸里黨。築樓樹鐙其巔。山下有小港二。鳩備分溶。俾避風者艤之。港純石爲底。工多。至鬻私田以償費。自是傍山行舟者無沈溺患。咸豐十年。賊陷縣城。縱兵掠四境。君投水不死。因避警遠徙。憂憤發病歸。遂卒。年六十一。子徵彥。與福成同年友善。福成每從問。崔氏先德。於是歎荆溪風俗之近古。與君好善之篤也。君諱書冕。字芝青。荆溪縣歲貢生。弟書黼。書黻。皆以文行著。前後舉於鄉。兄弟三人自爲師友。鄉人敬信。縣有大事。必會議。可不可。勸便民而已。雖與縣令意相

左不爲撓。令亦無以易之也。至今縣人稱其鄉族之公廉能任事者。必曰崔氏云。

書方烈婦事

薛福成

國子監生陽湖方恂。襄事畿輔通志局。以幼學溫文。爲同輩所省異。遽遭疾卒。既歸其喪。其妻趙氏以烈殉。總督直隸伯相合肥李公爲奏聞於朝。旌表如例矣。而烈婦之父前知易州直隸州趙烈文惠甫。甚悲其女。復貽書請記其事。惠甫世居陽湖。今僑寓常熟。烈婦其長女也。歸方氏。刻苦持家。慕禮義如不及。一子長。綬甫六歲。而恂旅沒之音至。其父迎歸。徐告之。烈婦慟絕。良久乃能哭。以頭觸戶。將死。時方娠。其父戒勿辟踊。冀育次子。泣應曰。諾。遂不復言死。然平居與兄妻及妹言。皆身後事。密購毒藥。藏之枕篋。家人搜得。潛棄之。亦佯不省。如是者再。親故來勸勉者。亦不與深言。既生一女。衆咸不怡。微睨之。無戚容。曰。生

女亦善。使我無繫戀心。一日乘家人熟睡。潛起趨後舍自經死。距聞訃百三十有二日。距免身八日。實光緒四年九月四日也。夫孝子刲股。烈婦殉夫。不可爲天下訓。以其事難責之人人也。然至性鬱結。一瞑不視。則其得於天者獨厚焉。行雖過中。不得謂之不賢也。嗟哉烈婦。奮身從夫。舉人世之事。無足以易其慮。此其中必有不如是而不自得者。惠甫於是爲有女矣。余故略加論次以塞其悲。亦以暴烈婦之志云。

李孔昭傳

凌雪

李孔昭。字光四。薊州人。少負雋才。有文名。壬午舉於鄉。見天下已亂。不願試禮部。友人強之。則曰。吾文入試必售。策名吏部。則王身也。何以報國。已就試。果中式。歎曰。天下事不可爲。吾能掌擎日月乎。古者仕未受祿。猶謂之士。可以潔身。遂不廷對而歸。盡賣田宅。遣童婢。挈妻子。奉母入盤山。結茅以居。親鄰笑阻之。

不顧。明年三月而國亡。縉紳或死或降。無得全者。然後知其先幾也。布袍草履。採樵自給。痛念先帝。築土爲壇。日哭臨其下。服纓經者三年。歲時必祭。焚紙錢焉。春秋佳日。或黃冠徧遊山寺。獨吟賦詩。人莫測也。久之。乃競傳有李進士避地云。妻早卒。不復聚。玉田江山秀。其同年也。往訪之。剪蔬設食。一童子具食已。江問郎君何在。指童子曰。此是也。命之拜。愴然出涕。孔昭怡如也。有時風雪絕炊。見母飢。輒伏地痛哭。母感動。忘其貧。山中人見者皆泣。有孝廉某將赴公車。旣而曰。吾出郭門一步。何面目復見李光四哉。止不復出。其感人如此。當是時。清取北京。次第下秦晉齊魯。隆禮明士大夫。招致卽授顯官。士之匿跡山澤者。咸出孔昭同年生。布列朝內。皆欲引以自助。而孔昭愈避匿。巡撫宋權遣使致禮幣。使者入山。逢負薪者。問曰。李進士家何在。以手指示之。揭擔去。及門。不得入。訪之鄰叟。叟曰。嘻。若所見山口負薪者。卽是也。吏追之不及。明日再往。則室

已虛矣。巡按御史陳某。疏荐於朝。有司物色之。不知所仕。翰林學士梁清標。以事至薊門。入盤山。求一見。孔昭先期遁去。留數日不出。清標寄詩於山寺而去。久之北海富人某。賢而好士。願以重禮迎致家塾。辭不可。富人曰。某非敢以課子。溷先生也。敬先生學行。欲令子弟日侍左右。瞻動止。聽議論。以爲矜式。且先生苦形勞神。而甘旨不給。太夫人老矣。某願進私財。以備朝夕之需。可乎。孔昭見其誠。白母就之。日與學者講濂洛之旨。旁及禮樂兵刑術數諸書。曰。吾少讀書。志在輔治天下。不意出遭離亂。習隱盤谷。樵汲養母。志荒學淺。諸君勉之。學豈以時世爲廢興哉。終不及科舉之業。未幾母亡。哀毀嘔血。竟卒。庚子五月七日也。年四十八。子禊亦好學。能承其志。

余叙次隱遯諸君子。在西北絕少。已乃得真定梁相國所爲李進士傳。讀之而驚。嗟乎。此真隱者矣。名可得聞。身不可而得見。其梅子真蘇雲卿之流亞。

也。眞定之言示爾。余無以易之。

南邨曰。昌黎送李愿。以爲丈夫不得志之所爲。嗚呼。若孔昭者。又豈其論邪。

書涿州獄

薛福成

道光季年。涿州有富家婦謀殺其夫者。實用木器壓其喉。氣闕而殞。乃以組繫項。作自磔狀。以聞於官。官馳往驗。謂洗冤錄凡自縊者。血蔭直入髮際。八字不交。今此尸喉間有勒痕。與自縊者殊。疑有別故。旣廉得姦夫主名。繫鞫之。具伏其平日與婦有私。及合謀殺夫狀。遂以絞勒定讞。論罪如律。是時刑部郎中滿洲耆齡公總理秋審處事。詳閱尸格。謂絞勒者八字必交。今究厥傷痕。明與絞死者殊。疑其有枉。欲以平反爲能。因自知罪可逭。亦遂抵死不承。重賂宗親長老。連控於都察院。均保此婦行貞潔。力請直其謾。刑部彙覈奏上。是時宣宗恤庶獄尤劬。又懲治道翫。思一掃刮振勵之。特賞耆齡花翎。記名以道府簡用。

虞 初 志 補

天語褒獎。且勉刑部司員。盡當法者齡。凡初讞是獄者。譴謫有差。並以良家節婦。橫遭誣讎。特敕有司。建坊旌表。於是耆齡折獄明允之名聞天下。不數年。涿人始共傳言。被旌之婦。已與姦夫自配爲夫婦。盡踞富家田宅有之矣。其婢僕亦稍稍出言。其舊主死狀。有流涕者。於是天下復知初斷是獄者之不誤也。然以案經欽定。罔敢有言者。齡旋出守廣信。未及十年。超擢兩廣總督。改福州將軍。而涿州所建之坊。至今巋然尙存。夫讞獄誠不易。而讞人命尤難。彼木器磕死之痕。謂爲自縊。與絞勒者。同一失實。然因姦謀殺。則原讞爲近之。聖人在上。仁心仁聞。彌綸寰宇。爲臣下者。未能承流宣化。俾底刑措。稍有疑竇。又不能盡心推究。轉令巨憝稽誅。以貽人口實。有司者之咎也。儻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者邪。烏虜治獄之官。豈容稍有偏倚。意在深文。固失其平。意在平反。亦失其平。光緒二年。餘杭舉人楊乃武之獄。當時浙士在都者。議論洶洶。必盡翻前案。

虞 初 志 補

始嫌侯相左文襄公。嘗述涿州獄以語座客。其是非至今亦疑莫能明也。自後浙江州縣逆倫之案。上官鑒前事。皆以輾轉駁詰爲宕延計。兇徒無一伏法。而無辜證佐。往往十餘年不得釋。羈死囹圄者頗衆。竊謂事之不平。至逆倫之案而極。賴執法者先平其心。乃能劑不平者而使之平。若研之未審而遽欲平反。彼自謂平者。乃至不平也。莅至不平之事。復以至不平之心助之。充其極。不至釀至不平之禍。如近日浙江事不止。然平反者之初意。亦豈料其流極至此。不平邪。彼其用心。不過幾微失其平而不自知也。是以古之善治獄者之宅其心。必曰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方存之云。此爲浙江楊乃武一案而發。作者在浙東。深鑒其流弊。暢切言之。殆與空談時務。及僅據傳聞。作文記事者不同矣。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薛福成

明李仕魁。揚州興化人。崇禎壬午舉人。魯王監國。授翰林院官。明亡。託於浮屠以自隱。所過題壁。稱雪裘子。不自言姓名。人亦不知其爲何人。遂呼之爲雪裘。雪裘不誦經。不持戒。瓢笠蕭然。獨行踽踽於江楚閩越間。意氣豪邁。談諧笑傲。旁若無人。有贈以錢布者。盡以沽酒。醉必大罵。罵已必撫胸慟哭。所寓多在村市。與近市任生樽酒談文。終日不倦。及拂其枕席。則皆淚痕也。好爲七言詩。搜奇抉奧。好用險韻。見者驚爲剏獲。而雪裘全不經意。醉後走筆。頃刻數十首。有如宿構。所遊之地。詩必盈囊。臨去。則捲爲大束。以付酒家。曰與爾覆甕。其詩不知所感何事。所指何人。但見其悲酸沉痛。如猩啼。如猿號。如怒濤崩石。如淒風慘雨。知爲英雄失路。無可奈何之詞也。至雲陽。訪劉安于於舊宦某中丞家。值其聚飲。安于挽之共飲。巨觥屢進。竟不與主人交一言。酒罷。忽指堂上所懸壽軸。熟視主人曰。誰搆此文。妄以忠孝許君。君亦儼然妄受。顏何厚也。主人以安

于故。忍怒佯笑曰。長老醉矣。遂辭去。入益陽。抵郭天門家。天門一見。卽抱頸共哭。促膝細語。語罷又哭。留連三月。贈以金。令遊衡嶽。下武當。自是江楚間。無復雪裘杖履矣。郭氏子弟問雪裘何人。天門默不應。再問。強答曰。雲間陳臥子其故友也。

唐訪傳

孫靜菴

明唐訪。字周之。號汲菴。湖南武陵人。以桂林籍中崇禎壬午舉人。瞿式耜見所對五策。詫爲異人。永明時。特疏授庶吉士。掌制誥。備顧問。上六代中興法戒書。奉敕入楚南。聯絡勛鎮。旣知事不可爲。乃痛哭祝髮。築食苦菴。以終。號食苦和尚。自爲之記。其略云。和尚早遭荼苦。十歲遭父冤。中遭刖。已伸復蹶。今蹶已甚。和尚所遭。尙未有艾也。和尚三遊燕。四入雒。一過秦。再歷吳。越晉趙。閩粵。乃反楚。賦帝京。記華山。訪侯嬴。豫讓墓。弔姑蘇之臺。問五湖之棹。漁舟不返。屈宋同

歸。每入名山。喜獨遊。夜遊。雨遊。雷遊。雪遊。石喜。蠡僧喜。瘦喜。然。炬夜坐。大石上。喜臥佛閣。反鎖。鬼叩門。飢鼠竄瓦。喜與古人遇。牽其蹠。平反其獄。不受古人欺。和尚喜築菴。凡遇山水佳處。誅茅葺竹。負土洗石。扶石起對立。如人與揖。與談語。與默坐。然後置菴。菴成。居十餘日。卽厭棄。別徙如前。菴前高竹數本。短竹百數十本。菴側水高二尺。來自二溪。至菴合去。復分野草無算。白鴨一足。跛。菴後峻嶺無人跡。有木客。有大援。時似老翁。咳窮奇。龜貌。鼯鼯。殺獾。猩猩。狒狒。元兔。白甕之屬。無算。和尚每早起。白飯二盃。苦茶十二碗。酒無算。詩或一二首。或數十首。喜怒笑罵。發狂無聊。往來唱和。益無算。和尚以有明萬歷四十五年丁巳十月朔二日生。行年三十又一歲。又八十八日。爲戊子元旦。築食苦菴成。乃告母兄及妻妾暨友人。自今以往。呼我食苦和尚。以戊子元旦始。元旦後六十九日。寒食前一日記。

楊藝傳

孫靜庵

明楊藝字碩父。臨桂人。廣西巡撫瞿式耜客也。少年落魄任戇。言人休咎。頗中。動無所忌諱。幕中人稱其癡。藝因自號楊二癡。因藝行二也。已終不合去。及清兵入湘潭。執何騰蛟。傳檄至粵。粵人懼。時式耜以閣臣留守桂林。而張同敞督師以禦敵。及清兵抵靈川。入嚴關。諸將遠遁。同敞乃乘夜獨泅灘江。入桂林。見式耜。式耜方巾燕衣。危坐署中。見同敞至。書曰。敞至。吾死不孤矣。敞曰。公將何行。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更復何去。敞曰。將欲得當以他圖也。公有命。敞敢不死。遂止飲酒。胡一清躍馬入。勸之去。式耜舉杯曰。能飲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耶。遂躍馬去。致遠將軍戚良勳牽馬請式耜出城。再圖恢復。家人泣請。少忍須臾。待次公子之至。皆不許。清兵入城。遂被執。見清帥孔有德。曰。公閣部耶。好閣部。式耜曰。汝王子耶。好王子。有德箕踞地上。顧曰。坐。式耜曰。

我不慣胡坐。有德肅然起。且揖之。見同敞。左右命之跪。同敞大罵。旁武士或以刀背折足。強之跪。同敞不屈。牽去將殺之。式耜正色叱曰。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禮。死則我同死。有德悚然止。說降百端。卒不屈。館二人於別所。防禦甚嚴。而供張飲食如上賓。二人處和自若。會式耜遺死士遺焦璉書。極言清兵羸弱。勸璉急提兵抵桂林。且曰。中興大計。無以我爲念。璉卒得之以獻。有德大懼。閏十一月十七日晨。請二人。式耜方食。食撤。式耜笑曰。與總督多活四十一日。今事畢矣。同敞曰。快哉此行。今日得死所矣。見者皆爲泣下。二人顏色不變。陽陽如平時。總督藏一白網巾於懷。至是服之。曰爲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至獨秀巖下。式耜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於此。整衣冠爭就。又被殺時。大雷冬發。遠近士女皆爲流涕。初式耜之被執也。家屬匿藝所。事發。並執藝。藝不屈。有德義而釋之。及式耜殉國。藝服衰絰。懸紙錢滿衣。行憲罕有聲。號哭營市間。見

纓弁袴靴短衣者。輒號泣請言於有德。收斂主人有德聞之曰。瞿閣部有客義若此乎。並同敝屍許之。藝遂與式耜門人侍御姚端謀殮兩公。啓視見式耜刃血在頸。身首不殊。面色不變。撫之而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殮公乎。忽張目左右視。藝撫之而泣曰。次子來見公耶。長公子失所耶。目猶視。端叩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寧。師徒雲集。焦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淺葬二公於風洞山之曠地。築室於旁。守墓不去云。時有釋性因者。亦上書孔有德言收殮瞿張事。侍者詣府將投書。遇藝。知已得收殮。遂止。後以其書貽式耜子。梓其書以行。而不及藝。由是楚粵間。但知性因文字有力。而藝泯泯也。性因後徙粵東。更名今釋。號澹歸。有集百餘卷。其言藝事甚詳。且曰。以吾書掩藝功。吾爲竊名。瞿氏子爲負德。或曰。藝式耜同邑人。

閔貞有友曰申伯宣。貞嘗請伯宣爲傳。伯宣曰。吾文不足傳子。吾他日必求文傳子。貞死。伯宣復遊京師。請某爲傳。某書伯宣之言曰。楚閔布衣貞者。孝子也。貞精畫理。白描人物。卉木。造古作者。問亦賦色。追吳道子。李伯時。率意駘宕。爲唐六如。張夢晉。最工。士女。善作巨筆。鈎勒。眉目鼻顴。益遠益妍。迺其神品。以其技遊京師。名動王公貴人。顧性僻傲。雖窘絕。非所願爲。卒不能強之作。有顯者閉餓之兩日。卒投筆出。人奇之。其所居屋。懸雙豕圖。日拜奠。其親弗輟。有稱以孝者。輒恚。終身墨其衣冠。見喪其親者。輒多作繪。得金賻之。有滇人喪於京師。兩旬三喪。遺耄幼孤七人。貞往弔唁。退謝客五月。作九子佛母圖像。應真比丘之屬三千。日爲像百。辨明起漏夜未已。鼻歎頭飛。魁詭譎怪。窮態極變。麟鳳獅象。龍彪豺兕。眼背鱗爪。毛羽俱若生。又滌渤塞雲氣。聲風霆。薄雷火。震火激蕩。旁攢刃予戟之屬。示佛者以定力安其間。所佈巖洞湍瀨草木。一皆自然遒勁。

縹緲圖成。竟得重金。俾昇喪去。貞京師所作。此爲第一。貞卒。不告人歸之何人。殆恐貞所不善。而不爲作者。以勢力取去。貞又嘗爲人強之觀伎。有蜀伶某登場。明瞭巧笑。極諸褻賤。貞望見。亟壞座去。臥旅邸終日。不啜飲。瞋目怒。越日躍起。叱其人曰。變男女爲茲妖惑。卿隨衆庸妄往觀。既不自愛。乃欲爲有道辱。既是伶慕之。度非伯宣莫能致也。伶夙以任俠交伯宣。因爲之請。不可。伯宣曰。果俠而義。焉問其技。子亦技耳。吞刀吐火。孰如白描寫真。請觀技之真者。貞顧曰。子故知我。我爲子往。貞既至。是伶乃哀慕。悽愴。唏噓涕泗。進返動容。貞爲終座。旣去。輒爲寫其真。貽之。伶欲盛其鬻服。貞又盛其鬻服。貽之。伶欲一見。貞卒不可。伯宣以乾隆癸巳甲午間。與貞同游京師。伯宣歸葬。亦資其力。伯宣甲辰至京。貞去。或云已死。論曰。貞孝矣。旣心喪終身。雖終身墨其衣冠。不爲過。禮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然則父母歿。純素可也。異乎孤子富室者也。矧其不能居

室者也。貞既孝於親，又克以其技行其義。技也若此，抑又深惜其技，善其道，技也進於道歟。

胡開貞傳

孫靜庵

明胡開貞，字循蜚，杭州人。生而夙慧。幼時，其叔攜之過苕溪。溪有施竹槎，截流而窒魚者。戲問曰：槎前後左右皆水也，魚觸槎當避去，何依於此？爲人所烹。對曰：獨不見蒼蠅之投窗紙乎？求進太猛，求明太急，知進而不知退，見明而不見暗，是以不免。比長，補諸生，游吳門，訪金沙周介生，約合南北同人，結大社，檄徵四方文輯萬餘篇，選八百有奇。名石鼓桐樓版行世。少任俠，好與邊人武士接習弓馬，旁通劍技。有肅塘顧四者，以善相馬游貴公子之門，偶攜婁某東貢家紫騮來，開貞以百五千緡易之。常馳戲兩峯三竺間。一日，從湖隄出定香橋，會學使樊致靈、讌僚友於湖。酒酣，步隄上，小坐龍王堂桃花下。肴核既具，意气方

豪開貞忽驟馬直前。勢不能束。几席爲之傾倒。落英如雨。坐客皆辟易。有仆地者。學使怒。命隸追之。至隄盡處有橋。橋上輿臺廝養。羣執挺杖截馬首。禁不得行。乃過馬達橋六七丈。提鞭外向大罵。一縱徑過。度葛嶺。進邏循城而東。涉沙河。出臬亭之背。穿林越莽而歸。日尙未暝也。學使以大索不得。令城中凡有馬者。悉詣官按驗。開貞聞之大笑。崇禎己卯舉於鄉。流寇起關右。朝議鄉試舉子於中式後別試騎射。願天下承平久。士大夫耽言介冑。估舉家多不識。決拾爲何物。獨開貞三發皆貫革。明年下第南歸。過賊於途。同行者瞻顧不敢前。問貞怒馬獨發。抽矢引滿弓。遂賊四十里。過市下馬。裸衣踞胡床。納涼樹下。諸同行者方到。相與上酒樓劇飲。咸驚嘆爲天人。明亡。絕意於時。乃鑿宅之西北隅爲池。卷池土而上爲岡。爲堦爲絕。壑爲圃道。爲小橋平坡。坡之脊築室三楹。轉而入閣。閣旁覆道。架小屋五椽。蝶雙南田。叔。故南宮父子雲山一版。因顏曰米山。

堂中設長几一。以展書畫。方几二。以時食飲。竹牀木凳。石盃瓦罏。不使有塵俗。氣虛閣望。遠岫平疇。時四陰晴。變幻不一。屋內書數架。備觀覽。早起參楞嚴經一則。自言收其放心。非佞佛也。飯罷讀史。有當意者。隨筆記之。午餘臨法書一兩行。或作奇峯一幅。以寫胸中塊壘。客到則烹蚡茶。劇談世外事。小住卽與蔬食濁醪。爲秉燭之叙。興至步月。不送不迎。雖居近市塵。閉門風雨如深山然。嘗謂耳聽空。受感最捷。因號耳空居士。

林孝子傳

陳庚煥

林孝子璋。字堅之。閩縣人。明直臣戶科都給事中。庭壘五世諸孫。鄉先輩右通政枝春從祖也。美丰儀。工文。精篆隸。山水。父公衡。以明經授廣西南寧府通判。崇禎甲申春之官。時璋猶童子。願侍行。以幼未果。丙戌丁亥後。閩粵道阻。音問久絕。及兩粵大定。客從粵西來。言公衡落魄賓柳間。又或傳其死黔中。或傳其

棄官爲僧。言人人殊。璋自傷弱書生。不能隻身走萬里。悲憂骨立。一夕慟絕。見父立庭中。鬚眉俱張。手拍几案。及甦。血淚霑衣。卽縻被附舟。泝九龍灘而上。道出豫章豐潭。過東粵老龍渡。孤身行盜藪。陟白鶴峯。出陟岵吟。哭奠東坡祠下。抵肇慶五羊坡。阻江漲。行沙中。幾漂沒。亂後道荒。每值淒風苦雨。荒亭旅舍。山鬼飛沙石撲人。啾啾有聲。猿啼豹嘯。悽惋欲絕。輾轉入南寧。徧叩官吏父老。無識者。間有譚其舊事。恍若隔世。無從蹤跡。遂由寶州循柳。旁行山穴中。霧氣冥濛。盛暑不見天日。詢土人山僧。侏儻膠胎。莫可告訴。憤痛狂走。幾欲墜崖沈淵。旣而金盡力疲。道返南寧。夜投天鏡山庵。從老僧乞鬻度。僧驚起曰。疇昔之夜。夢護法神擁戟前曰。急護孝子。公其是矣。乃贈十金。遣行者導出山。指示適郡途徑。行百許步。有亭半傾入草間。中一木主。字明滅。似可認。拭去塵土。蝸涎。則林公南寧通府六字也。璋狂號曰。吾父在是矣。抱主返庵。途遇老翁。修眉若雪。

聞瑋語音。曰子閩人耶。何爲至此。瑋告以故。翁泣然曰。吾亦閩人。客此三載。亂離未得歸。明季年。吾閩人有官南寧者。明亡棄官。設于北鄉柳坡。去此五十里。鄉人德而祀之。其即子尊人耶。瑋伏地持翁哭。走驗封土。隆然上疊亂石。瑋擗踊痛絕。諏吉啓攢。公衡沒踰紀。骨相猶髣髴可辨。乃負遺骸謝山僧以歸。計其行四閱寒暑。千四百日。往返踰二萬里。瑋年方盛。鬚髮斑斑。十指半禿。踵疼赤胼。胼幾半寸。聞者哀之。瑋既葬父如禮。甫閱月。復附舟出邵武。于樵川中流。遙望鄰舟。一僧類天鏡故人。越舟從之。失足墜水而沒。僧歎不見。論曰。國初時。萬里尋親者。有黃孝子所自記。冒險尋親。墜崖遇母。于見娘堡者。有朱竹垞所述。劉孝子。得林孝子而三矣。林氏先文恪公子。世勤以孝感四瑞旌。再傳復得孝子。乃僅返親骨。遽解脫于水厄。視黃劉兩孝子。事尤可哀。而其父公衡能于鼎革之際。棄官遯迹以終。又能令其遺民。追祀于易代去官之後。其完節遺愛。亦

宜因孝子以顯。顧湮沒百餘年。併郡乘佚之。抑又何也。昔計甫草贄謁黃孝子。以師禮。人或疑之。甫草曰。人能獨身徒步萬里蠻瘴之鄉。蛇虎盜賊。風波險阻。飢寒疾病。出萬死一生以返其親。是天地鬼神所敬也。奚獨吾師。世不乏甫草。孝子其終無傳耶。

南邨曰。以璋之孝。迺至不獲享令終。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乎。

書高大鎬

鄧顯顛

桃源多奇偉。權變之士。余從樸園所。往往聞其略。其言高大鎬事尤著。大鎬於樸園爲中表兄弟。故言之最詳云。嘉慶初。白蓮教倡亂。蹂躪荊豫間。所遇殘毀。大鎬省其父陞於臨淄邑宰署。歸攜僕王明道經荊門州。匪燄正張。道梗。聞舟行尙無患。迺買舟。行抵沙場。突見無數小舟。打槳飛集。近之槳皆鎗也。大鎬橫劍踞坐以待。須臾。賊蜂擁登舟。大鎬神色自若。徐曰。君等盜乎。吾非畏盜者。畏

盜則不敢來此。財物任汝取。可引我見掌櫃。蓋賊稱其魁曰掌櫃云。遂聞掌櫃爲誰。曰姓戴。大鎬乃佯喜曰。是與我有舊。我見掌櫃必喜。我將來我與若皆好兄弟也。賊衆咸喜。遂擁見戴。且述其語。大鎬身長七尺。骨幹修偉。見戴長揖不跪。戴異其狀。且惡其倨。大呵曰。若與我何舊。得非官軍營弁來偵消息乎。命縛斬之。大鎬大呼曰。我盜也。非弁也。君欲爲盜。而迺殺天下之大盜乎。戴奇之。釋縛與語。曰。何謂也。曰。某學盜三年矣。而不得所歸。聞戴掌櫃非常人。特千里相投。不圖今日之見殺也。曰。大盜云何。曰。戕人之命。劫人之財。以爲盜。其盜小。戕盜之命。劫盜之財。以爲盜。其盜大。則羣盜皆委財於我。授首於我。而盜乃大。大盜成。乃可橫行一世。子欲爲盜。必學大盜。欲學大盜。當資我。奈之何。殺我。曰。汝爲盜。能殺人乎。曰。能。遂牽二人出。曰。可手及之。以試爾能。曰。此三人者。盜乎。非盜也。曰。非盜。故殺。盜故不殺也。大鎬乃大笑曰。若是何足齒吾劍。請掌櫃別擇。

親軍以勇聞者。與較勝負。願死無愧。於是賊中最號驍勇善槩者三人。躍出與角。皆斃。賊衆股栗。戴亦惜其勇不殺。然心忌之。防衛甚嚴。故大鎬亦不能害戴也。大鎬因此深自韜晦。儕於儔伍中。日以醉酒酣歌爲事。未幾掌櫃下令攻宜城。拔營往。大鎬亦遂隊行。至一處。溪流清激。長橋翼然。佯語同行者曰。我渴甚。思浴。汝姑前行。跳而下。已見橋下一土窟。草木陰翳。劣容一人。因屏氣蹲伏其中。盡一日夜。橋上馬聲未絕也。良久寂然。始出。飢甚。遠望道旁僻處一小屋。投之。闔無人。覓食得綠豆數升。將煮以療飢。又念炊烟久斷。或餘賊後至。望見將不利。遂出戶四眺。果見三人荷戈來。大鎬僞爲狎暱狀。急以手招。遙呼使近。語之故。且曰。得食可共啖。我憊甚。若爲我炊。一賊欣然。投戈裸體。俯拾薪爨。兩賊赤膊坐地。取涼相笑。謔炊將熟。大鎬乃笑取三矛。評利鈍。詐距躍曲踊狀。以助勦。謾曰。鈍物何能殺人。我姑試之。出不意一鎗中。爨賊背洞胸。兩賊驚愕不

及起。復一鎗中一賊胸洞背。一賊疾起走出戶。又追斃於階。迺從容取釜中豆飽啖。裹其餘。取徑兼程走宜城。逕詣縣門大呼賊來。縣宰驚問故。具道本末。宰曰可奈何。大鎬爲晝守城策。盡取居民市廛街道階礮石碎之。運置城上。密市女牆間。蓋大鎬住賊中久。知賊畏飛石勝軍器也。已而賊衆大隊至。見城上石如山積。知有備。氣沮。大鎬登城周呼曰。爲我語戴掌櫃。高大鎬在此。可速去。不然且盡殲。賊愕然遂宵遁。宰乃飛檄鄰縣。城賴以完。事平。宰上功大府。欲以首庸入大鎬名。大鎬毅然曰。幸脫虎口。得生還足矣。敢邀功哉。堅不允。乃止。宰乃厚送之歸。歸後十日而王明至。王明亦桃源人。誠慤無他能。隨大鎬陷賊中。絕不相見。蓋已不知其生死矣。歸具述與主人相失後。賊逼令炊爨負擔鞭撻勞苦。屢瀕於死。一日至其處。賊與官兵接仗不勝走。官兵捉獲二百人。王明與焉。閉置一處刑訊慘毒。明歷供被掠情實無謊語。明日又易一官訊。明供如前。又

一日易一官訊。明仍如前。凡五易官而五訊。明終無異詞。五訴後。官乃分二百人爲左右隊。各造名冊載里居。忽傳左隊進。良久。見兩人執刃挾一人出。肩上各插一令旗。以次駢斬。是時明立右隊中。迴顧同隊人。皆殼觥無人色。淚涔涔下。有頃。呼右隊以次進。官按冊問名。姓里居。無他語。辭色甚和。問畢。人給一符。一金。諭曰。若等皆良民。不幸陷賊中。今拔爾歸。見汝父母兄弟妻子。符以衛汝。行。金作汝糧糗資。汝歸。歸語若。長老子第。益勉爲太平良民。於是衆皆叩頭泣謝。各領符。取金歡躍而散。蓋王明所親述如此。噫嘻。高生殺賊。如屠羊豕。勇固不可及也。迹其倉皇遇亂。死生呼吸之際。而能談笑權詞以解。使賊不疑。卒出萬險。以保其身。而全一城。其功又何偉歟。乃抑抑自下。有而不居。高固奇男子哉。而如王明言。又可想見。當日從戎諸臣。曲體朝廷寬大深恩。不妄戮無辜德意。然非王明誠懇謹愿。前後無異詞。得不同爲草菅哉。然則君子之處亂。其亦

有道也乎。烏乎。教匪煽亂。勞師糜餉。用兵至七八年之久。然後敕定。夫亂之始。猶火之燄燄耳。不能撲之於早。遂至燎原而不可遏。誰生厲階。可勝嘆者。此高大鎬之事所由書也。

儀真四貞烈合傳

戴名世

崇禎甲申春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烈皇帝崩於萬歲山。西北諸將多擁潰兵。渡河而南。諸將惟高傑兵最強。傑本降將。其兵故賊也。所至恣淫殺無忌。四月晦。傑前軍抵揚州之儀真縣。縣人設守。而城外居民倉卒不及避。多罹于禍。五月望。靖南侯黃得功引兵駐儀真。亂乃定。於是四貞烈婦事傳於世。其一爲補傘婦。不知其姓名。其夫以補傘爲生。居西城外。賊至。其夫棄婦逃。賊挾婦以行。婦無懼色。隨引至一橋。橋中斷。而橫一木爲渡。婦佯懼曰。予婦人。安能渡此。若負我以行。其可也。賊曰。諾。即負渡橋。婦佯懼。逡巡賊背。而持之甚力。至橫

木上。婦人大呼奮身一躍。與賊俱墜水中。賊力自奮起。而爲婦所持。岸上賊夾河而視。欲擊婦。恐更傷賊。相與語。莫知爲計。而賊屢浮屢沈。久之。遂俱沒。而南城外有諸壩相環接。壩皆有橋。其三壩之橋曰飛虹。距運河半里許。其下湮。而橋上遂成市肆。蓋有木工居焉。賊至。居人皆走。而木工亦棄其妻與幼子去。賊謂婦曰。毋懼。隨我行。作我家婦。彼拔刀擬之。曰。不且殺女。婦乃挾幼子行。至運河側。抱其子赴水死。已而夫循運河行。覓之。見屍浮水上。幼子在母懷如故。距城四五里。道旁有一井。井深丈餘。水半涸。有二賊過井上。渴謀汲飲。俯視之一婦人匿焉。二賊喜。謂婦曰。女更無可逃。盍上而從我。婦曰。不能自上。幸井不甚深。必一人下。披我上。在上者更挽之。乃可復上。不然終不能上也。於是一賊躍而下。以肩爲梯。而推婦使上。婦既上。在上者更俯首下引賊。婦乘其不備。按其頸而奮力擠之。遂亦下。井固狹。二賊顛倒井中。婦因取井旁石並土。擊而填之。

乃奔靖南侯之駐儀真也。兵與民頗相安。縣無賴者貪兵之貨多。以女適兵。此
儻失其所者。不可勝數。有貞女黃氏。其父本微賤。無行而母又早死。女年及笄。
有美色。其父與媒妁謀曰。軍中苟不惜貨財。吾無所惜。吾女於是兵來視者紛
紛。父告貞女曰。此百夫長也。又曰。此千夫長也。又曰。此爲參將。爲游擊。行且爲
元戎矣。已而一兵來納采。父謂貞女曰。女有行日矣。他日富貴。勿而翁是忘。貞
女唯唯。越數日。貞女知期已近。乃盛衣裳爲容貌。其父不之疑也。而貞女遂乘
間自縊死。縣諸生高配天聞而嘆曰。嗟乎。爲此女者。亦良難矣。欲逆父則不孝。
欲從父則失身匪人。欲正告父。知父終不可悟。欲斷于未納采之前。則父之貪
尙未饜。欲先以己意告人。則恐不得遂厥志。若貞女者。可謂正而有禮。智而守
義矣。因爲歌以弔貞女。及三烈婦焉。其辭略。

黃周星傳

孫靜菴

明黃周星。字九煙。上元人。崇禎庚辰進士。除戶部主事。明亡。變姓名曰黃人。字略似。號半非。又號圃菴。又曰汰沃主人。又曰笑蒼道人。布衣素冠。寒暑不易。生平正直忠厚。好濟人利物。而真率少文。剛腸疾惡。自鑿一印。文曰性剛骨傲。腸熱心慈。自詡與正人君子鬼神相知。而與小人多不合。嘗賦詩云。高山流水詩千軸。明月清風酒一船。借問阿誰堪作伴。美人才子與神仙。又嘗作楚州酒人歌云。酒人酒人。爾從何處來。我與爾一飲三百杯。寰區斗大不堪容我兩人醉。直須上叩閭闔尋蓬萊。我思酒人昔在青天上。氣吐長虹光萬丈。手援北斗斟天漿。天廚絡繹供奇釀。兩輪化作琥珀光。白榆歷歷皆杯盎。吸盡銀河烏鵲愁。黃姑渴死悲清秋。咄咄酒人渾無賴。乘風且訪崑崙邱。綠蛾深坐槐眉下。萬樹桃花覆深罽。穆滿高歌劉微吟。一見酒人皆大詫。雙成長跽進三觴。大嚼絳雪吞九霜。桃花如雨八駿叫。春風浩浩心飛揚。瑤池雖樂崦嵫促。阿母綺窗

不堪宿願假青鳥探瀛洲。列真酣飲多如簇。天下無不讀書之神仙。亦無讀書不飲酒之神仙。神仙酒人化爲一。相逢一笑皆陶然。陶然此醉堪千古。平源河朔安足數。瑤羞瓊麩賤如螿。蒼龍可饒麟可脯。興酣曠日叫怪哉。海波清淺不盈杯。排雲忽復干帝座。撞鐘伐鼓轟如雷。金莖玉液沆瀣竭。披髮大笑還歸來。是時酒人獨身橫行四天下。上天下地如龍馬。百靈奔蹶海岳翻。所向無不披靡者。真宰上訴天帝驚。冠劍廷議集公卿。今者酒人有罪罪不赦。不殺不可殺之反成酒人名。急救酒人令斷酒。酒人惶恐頓首奏陛下。臣願醉死無醒生。帝顧巫陽笑扶酒人去。風馳雨驟倉皇謫置楚州城。酒人墮地頗狡獪。讀書學劍皆雄快。白晢紫鬢二十時。戲掇青紫如拾芥。生平一飲富春渚。再飲鸚鵡湖。手版腰章束縛苦。半醒半醉聊支吾。誰知一朝乾坤忽反覆。酒人發狂大叫還痛哭。胸中五岳自峨峨。眼底九州何蹙蹙。頭顱頓改甕生塵。酒非酒兮人非人。椎

壚破觥吾事畢。那計金陵十斛春。還顧此時天醉地。醉人皆醉。丈夫獨醒空憔悴。從來酒國少頑民。頌德稱功等遊戲。不下天詔大如酒。徒牛飲鼈飲兼囚影。終日酩酊淋漓嬉笑怒罵聊快意。請與酒人構一凌雲爍日之高堂。以堯舜爲酒帝。羲農爲酒皇。淳于爲酒伯。仲尼爲酒王。陶潛李白坐兩廡。糟粕餘子蹲其旁。門外醉鄉風拂拂。門內酒泉流湯湯。幕天席地不知黃。虞與晉魏裸裎科。跣日飛觴一斗五斗至百斗。延年益壽樂未央。請爲爾更詔西施歌。虞姬舞。荆卿擊劍。彌生撾鼓。玉環飛燕傳觥籌。周史秦官奉壘。與爾痛飲三萬六千觴。下視王侯將相皆糞土。但願酒人一世二世傳無窮。令千秋萬歲酒氏之子孫。人號爾酒盤古。酒人聞此耳熱復顏酡。我更仰天烏烏感慨多。卽今萬事不得意。神仙富貴兩蹉跎。酒人酒人當奈何。噫吁嘻。酒人酒人當奈何。爾且楚舞吾楚歌。感憤怨無聊不平。則一寓之於詩。喜食鍋底焦飯。人呼爲鍋巴。老遂欣

然受之賦詩云。竈養幸無郎。將號鍋巴。猶得老爹名。兒曹相笑非無謂。慙愧西
山有此生。學仙恨少休。糴訣嚇鬼空。多噉飯身。如此老爹。應餓煞。鍋巴敢望史
雲塵。隔江紅尾競琵琶。金帳寧知雪水茶。新婦羹湯多得意。老爹自合嚼鍋巴。
哺親焦飯。記先賢苦節。多感慨篇。莫道鍋巴非韻事。鍋巴或借老爹傳。嘗靜
臥一室中。每夜起。攝衣冠。肅客。絮語不休。質明。或問故。則曰。吾故人魂魄來相
慰耳。年十七。忽感愴傷心。仰天歎曰。嘻。而今不可以死乎。自撰墓誌。且爲銘曰。
笑蒼乎。蒼笑乎。爾旣不屑生前之富貴。獨不留死後之文章乎。旣不能飛身於
碧落。獨不當演夢於黃梁乎。而今竟若此。是安得不心傷乎。然則爾之英風浩
氣。甯不蟠五岳而配三光乎。與妻孥訣。取酒縱飲。盡數斗。大醉。自沉於水。時庚
申五月五日也。

神騙記一

清涼道人

杭州惠因寺。在西湖之赤山埠。卽北宋高麗寺也。前明萬曆時。織造太監孫隆重修之。極其壯麗。鼎革以來。日就荒落矣。雍正間。有遊客來寺中。裘馬甚都。僕從數輩。亦煊赫者。僧導之遊。凡殿閣園亭。皆徧焉。每歷一處。其人輒瞠目點首。若有所默會者。僧款而問之。答曰。吾姓袁。江南六合人。向爲滇南司馬。今養親家居。前月夢韋馱尊神。導遊西湖。至一寺。頗頽敝。神囑曰。汝若修此。必受無量福。異日功名遠大。當作宦於此。勿自隳也。吾因束裝來此。寓昭慶寺前。已半月。尋徧以驗有無。今此境宛然夢中所遊。故深異之耳。僧喜甚。求其修葺。袁以空身而來。資用未備。辭俟異日。一僕進前細語曰。主欲修此。何妨于海寧張老爺處。暫挪千金。先行開工。然後遣奴輩往家運來。主庶免往返跋涉何如。蓋海寧張令亦六合人也。袁搖首曰。吾豈不計及此耶。渠量小。吾不欲與之通緩急。故耳。僕及寺僧俱再三懇憇之。始首肯。僧延其下榻。以便估計料理。從之。遂令兩

僕往昭慶發行李。至則箱篋沈重。鋪陳器具亦皆華麗。袁先出元寶二枚付僧。令其修裝臥所。并爲膳資。僧私問僕以家世。僕曰。老主人向爲揚州鹽商。身故歇業。家資因主人捐官出仕。糜費甚多。故懼而告歸。今尙存典鋪二十七處。田地蘆洲未悉其數也。僧驚愈趨奉之。袁遂一面寫書遣人赴海甯借銀。一面集匠估計。約需六千餘金。袁曰。吾以爲須萬金外耳。若此亦易事。數日後往海甯者回。言張老爺適辦海塘工程。正在急迫之際。本難如教。以主命不可違。故先付五百金帶來應用。若再需銀容當續發。袁蹙頰曰。吾料其手段小。今果然矣。遂以金付寺僧曰。吾不能久待。可速多方購料。併力興工。吾則遣人回家取銀矣。僧遂廣延工匠。先修大殿。袁每日必至工所指揮。殿工將次告成。一日謂僧曰。殿上諸佛諸天雖俱金相。然歷年已久。昏暗甚矣。吾欲重爲裝金。俾內外俱新何如。僧又大喜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袁擬於城中僱裝塑匠。旁一僕曰。

小人有兄素工於此。今現在湖州生理。可往喚而辦之。袁許諾。不數日裝塑匠偕五六人來。通估諸佛菩薩。及二十諸天。滿身裝金。需銀二千餘。袁許以一千八百金包辦。不可貼。以所磨舊金始允之。袁謂僧曰。吾用八千金。可以了此事矣。匠人磨去舊金畢。先裝如來大像。袁正與僧同在督視間。忽一家人踉蹌而至曰。老夫人忽患中風。主可速回。袁慌甚。亟命治裝。因問來人曰。我著某人回家取銀。何故不一同來。此答曰。家中得信後。於門前永昌典內。先發銀五千兩。仍着渠於某日附標船護送來杭。其餘往南京元昌典中支取。隨後趕辦而至。渠先行。太夫人患病在後。小人報信心急。由旱路晝夜疾奔。故遲速各異。然計其路程。此時亦可至常州無錫矣。袁顧謂僧曰。吾本欲畢工始去。不意老母患病。理當亟還。今留能幹家人二名在此照料。母病愈後再當來此。以了未完。日內送到銀子。除還海窰外。汝可收入應用。趕辦工程。其他欠缺非我自帶來。卽

着人送至也。又手書一封付其家人曰。銀子到時先以五百金并書往海寧送還張老爺。免渠懸念。其餘悉付寺中。言訖肩一行李。同數僕匆匆而去。箱篋諸物悉留寓中。其家人每日在寓等候。不見銀到。正在徬徨之際。而裝金匠人向其索工值。因怒而詈之。匠人謂寺僧曰。既無工值。吾輩且去。俟銀子到時再來。裝金未晚也。各肩衣裝一闕而散。次日兩僕出遊。至暮不返。僧疑其流連于花柳場也。又數日踪跡杳渺。徧覓無踪。遂啓其所居視之。則諸物蕩然。惟空箱在耳。僧始疑之。然以其先付數百金。尙不虞其爲騙。恐或其僕合謀挾貲而逃。亦未可知。因至六合訪之。則袁姓爲滇南司馬者。果有其人。但現在任所。父母久亡。且家甚貧寒。並無在家養親。富豪一邑之事。僧終不能料其何故也。計修大殿費已千金。除已付五百外。其磚灰木石及諸工值尙缺數百金。衆人咸向寺僧索之。幾至成訟。僧破產以償。始得寧息。後以大佛裝金未竟。僱木城匠人完

之匠人徧視謂僧曰。諸佛菩薩天王。舊時悉是泥金塗體。額嵌寶珠。今盡爲驅賊磨礱挖取去矣。僧始悟蓋孫隆修此寺。爲鄭賞妃祈福。故三世如來。文殊。普賢。阿難伽葉。十大弟子。十八羅漢。二十諸天。彌勒韋馱之屬。共五十餘尊。皆長丈餘。衣服甲冑。悉泥塗金。而珠嵌其額。日久垢塵蒙積。故人無知之者。其人獨識之。先以重金作餌。宛轉從容。取其金珠而去。計其所得。不下五萬餘金。凡僕人塑匠。皆其一黨。海寧借銀之說。則詭辭也。其用計亦深。而術亦神矣哉。寺僧見諸像深凹處。餘金尙有未盡。復僱匠磨取之。尙值數百金。十大弟子額間。尙留一珠。有書粘其背曰。留此珠。及諸像身上餘金。用以裝修像并完殿工。庶免吾之罪過云云。寺僧取其珠。大如龍眼。洗淨則光芒四射。售之。又得數百金。以之綵裝神佛。及畢殿工。綽然有餘。先仲兄作山公。曾寓寺中。聞寺僧道其詳云。

嘉慶初年某。邸兼管戶部。偶因目疾乞假。兩淮鹽院與天寧寺主僧至契。一日有貂纓狐裘。口操京音者數人至寺。云家主入都道病。欲賃靜室養疴。但須房舍精潔。不計值也。乃闢方丈後精舍館之。俄有四五人押行李僕從十餘輩。簇擁一顯者乘安輿入。僧出迎。祇候。顯者不甚瞻顧。徑登殿禮佛。顧從人曰。携來繡幢。可施之衆。荷一大木匣至。啓視則陀羅錦繡諸佛菩薩像。其綴點樹石。皆綠砵珊瑚珠寶鑲嵌而成。精巧絕倫。惟內府有之。顯者視懸幢畢。不交一語。入所賃屋居焉。僧異之。私詰從人。皆云某省道員入覲者。然詞色詭異。類王公。非尋常大員可比。居十餘日。寂不聞聲。日見紀綱入肆購名書畫及珍玩。約數萬金。有某肆送白玉如意一枝來。索價千四百金。立售之。紀綱私扣六百。肆主不肯。因口角。爲顯者所聞。呼入付以原值。慰遣之。命縛扣銀者鞭撻數百。逐之出。其人負傷詣僧叩求。曰。作事不慎。爲主人責逐。奈創劇。暫借一榻地。調理平服。

卽行。荷德不淺也。僧許之。因懷疑久。乘機研詰。曰實不相瞞。王人非他。親藩某邸也。我係府中護衛齊某。主人奉命。密查兩淮鹺務。故改裝寄寓。諄屬僧萬不可泄。泄則彼此齋粉矣。僧大驚。急白鹽政。鹽政固稔某邸狀貌。又知請假事。隨僧赴寺。隔窗遙窺。顯者方據案展帖作書。真某邸也。駭絕。不知所爲。乃與僧懇之齊。齊一驚咎僧。鹽政力懇齊曰。余已獲罪。無從著手。有張老公者。王所親信。試與婉商。或能爲地。乃倩僧代邀張至。窄音禿頷。儼然宦者。齊爲緬述鹽政意。張變色責齊曰。爾真大不曉事。爾以不慎獲戾。乃欲更陷我。不測耶。拂衣欲去。鹽政爲之婉謝再四。問王意旨所在。張徐曰。王已查明鹺務有三害五謬。十不可信之疏。卽日復命面奉。遂朗誦疏稿。皆中時弊。鹽政色若死灰。堅求營救。良久乃曰。只一術或冀挽回。王昔年從幸五臺。曾許施鑄金羅漢十八尊。分府以未悉庫藏。未之足。公能具此。以了夙願。王必德公。鹽政大喜。徧市金十餘萬兩。

蘇揚爲空未。幾王登舟。鹽政尾其後。皆張居閒爲之關說。送之渡黃河。始返。旋問邸抄。則王已銷假。無日不召見矣。大盜不操矛弧良信。

書陳玉成苗沛霖一賊伏誅事

薛福成

粵賊據金陵。控長江。垂十二年。自楊秀清死。賊所仗以力抗官軍者。惟陳玉成李秀成最強。玉成黠猾。與秀成頡頏。而鷲勇。銳則過之。海內稱爲四眼狗者也。嘗攻李忠武公續賓於三河鎮。覆其軍。與張忠武公國樑相持江上。迭有勝負。大敗德興阿勝保二帥之師。縱橫死咋。所陷城殺將爲最多。胡文忠公在上游。與曾文正公協謀。以安慶玉成分地。其父母妻子皆在焉。進規安慶。以致玉成。玉成果悉銳西上。是時大帥則曾胡二公。左襄文公與今伯相合肥李公。皆在幕府。合多隆阿忠勇公。鮑武襄公。超諸將之力。苦戰累月。初不利。後乃大創之。玉成反旆而南。攻陷金陵大營。張忠武公死之。蘇常諸郡皆陷。於是道員今

威毅伯宮保曾公以兵萬人急圍安慶。多公率萬人圍桐城。禦援賊。李勇毅公續宜以萬人駐青草塢。爲兩軍援。鮑公以萬人爲游軍。東西馳剿。水師將楊公岳斌扼駐濱江要隘。并助守圍軍。內外長濠。集厚力。張遠勢以待敵。玉成自江南掃境而至。與多公李公鏖戰於掛車河。大敗。進薄圍軍。不克。玉成私念湖北江西。楚軍根本。衝其腹心。必撤圍自救。乃從英霍間道入犯湖北。連陷黃州德安隨州。武漢襄樊皆大震。喉悍酋李世賢黃文金各挾其全部。躡徽饒信二府。李秀成糾賊十餘萬圍撫州。攻建昌。進陷吉安瑞州。以逼南昌九江。皆援安慶也。曾公胡公分遣諸軍且防且戰。竟不撤圍軍。玉成乃分黨踞所陷城。日率悍賊東援安慶。多公邀擊於練潭。於高河舖。於掛車河。皆大敗之。玉成之黨入自集賢關。築壘菱湖赤岡嶺以圍我圍軍。曾公憑濠拒賊。與鮑公軍夾擊。破賊四壘。賊將劉瑄林跳而逸。水師撿磔之。復展外濠。環賊十八壘於圍內。俘斬無脫。

者。瑯林。玉成部下驍將也。既失之。軍勢遂不振。告急金陵。金陵賊益縱。玉成復率楊輔清等三僞王分援安慶桐城。晝夜疾鬪。屢進屢北。賊衆崩潰。其江西援賊。則左文襄公以一軍特起。鮑公亦以全軍馳往。連與賊選。大敗之於樂平。於景德鎮。於豐城。於河口。羣賊失勢東遁。官軍遂拔安慶桐城。徇瀕江郡縣。皆下之。李公由青草嶺回援湖北。悉復所陷城。玉成退入廬州拒守。同治元年夏四月。多公軍克廬州。玉成以皖鄂脅從數萬人。奔苗沛霖於下蔡。欲與同拒官軍。苗沛霖者。以諸生爲團練長。劫其衆以叛。大帥勝保招降之。猶持兩端。意巨測。受官於朝。不肯冠帶。使其下呼己爲苗先生。攻巡撫翁同書於壽州。陷之。殺豪族之不附己者。有詔褫沛霖布政使銜。川北兵備道將進兵討之。沛霖乃復求撫於勝保。亦陰通款。玉成僞封爲平北王。累書招玉成。謂鳳潁二府形勝可踞。諸鄉寨練丁。皆習戰守。足備徵調。玉成信之。既去廬州。多公以勁騎蹂其

虞

初

志

補

後。脅從敗散略盡。惟餘親兵三千人。沛霖出城迎玉成。執禮甚恭。見其親兵皆百戰精銳。欲奪有之。乃給玉成駐衆城外。僅以百餘人入城。沛霖分兵防守諸門。多具酒食。陰令部卒引玉成從者入帳酣飲。而以盛饌饗玉成。伏兵齊起。遂擧之。送勝保軍中。勝保欲降之。不屈。因述勝保敗狀以爲誚。檻送京師。行至延津。有詔磔死。玉成既死。親兵三千皆降於沛霖。爲致死力。沛霖以是益橫。明年科爾沁忠親王追剿捻酋張洛行於潁北。沛霖引兵掎其後。設伏守隘。而洛行就禽。自謂連立大功。當受上賞。顧以前罪削籍。三年未復。鞅鞅不平。進據壽州。懷遠。斷臨淮大營饒道。南畏楚軍之威。欲北趨中原。號召羣捻。而蒙城扼其衝。乃悉起練衆攻圍之。連營百餘里。勢張甚。將軍富明阿。總兵王萬青。啓綸等引軍赴援。皆堅壁不敢戰。俄而科爾沁親王督大軍南下。以總兵陳國瑞爲先鋒。王之誅張洛行也。繡羅積寇無遺種。淮甸之民。震其餘威。聞王將至。則已心

膽欲碎。竊竊私語。謂苗先生陷我於死也。陳國瑞以數千人先至。連日夜攻擊。破沛霖數壘。沛霖之黨皆夜驚曰。王爺率大軍數十萬至矣。今其先鋒軍威尙如此。况王爺親至。我輩其能免乎。親兵三千人相與謀曰。我輩故英王舊部也。苗先生肆其詐。慝誘殺我英王。復以威劫我。使爲之用。是苗先生乃吾仇也。我輩何苦爲之盡力。卒令自就死地。孰與報讎雪恥。以邀爵賞而紓死乎。一夕。沛霖登營牆。有所指揮。親兵二人掖以赴之外。挺矛舂之。殞。報啓綸。啓綸不信。拒之。遲明。報王萬青。萬青往驗之。信。剉其首。迎獻於王。淮南北練黨聞沛霖死。數百里間皆啓城寨降。王嘉王萬青之功。奏賞黃馬褂。萬青恭二親兵之分其功也。殪之以滅口。還至高郵。暴病以卒。人謂二親兵爲祟也。

伯兄撫屏云。曾胡之謀安慶。與陳玉成之救安慶。一勝一負。往往掣動天下大局。當時聚精會神。賢才輻湊。而將士之精練。亦恰到好處。用能擒此劇賊。

虞
初
志
補

玉成既擒。而粵賊之平。可計日待矣。至曾公圍安慶。而玉成之黨復圍我圍軍。曾公又與鮑公夾擊。以圍圍我圍軍之賊。兵勢變幻。不可名狀。文勢亦適與之相稱。苗需霖本無大伎倆。而玉成之擒。乃在其手。厥後爲其下所戕。則由於黨衆之驚惶。後段敘練黨之驚。親兵之謀。洵係傳神之筆。此篇不立閒架。祇隨事曲折敘去。自覺光燄熊熊。鴻文無範。獨闢町畦。傳世何疑。

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

薛福成

咸豐同治之間。科爾沁忠親王視師山東。初戰不利。久之始削平教黨及諸土寇。乘勝南征。擒張洛行於宿州。殲苗沛霖於下蔡。淮潁以北。揭竿烏合之徒。掃刮無遺。種威聲赫然震中原。既而追撻寇於光黃汝鄧之間。多山谷沮洳。騎不得騁。累中賊伏。喪其良將恆齡。舒通額。蘇克金等。王益憤。日夜連一二百里。宿不入館。衣不解帶。席地而寢。天未明。傳警畢。上皆橐糗糒。王一手一鞭。上馬轟馳。

一日王先其大軍。自率親兵數千與賊十餘萬夾水而軍。賊久怖追軍。無所掠食。步賊足皆腫裂。不能行。會薄暮。未測我軍虛實。願就撫。總兵陳國瑞爲之關說。已有成言矣。賊先遣二渠來謁王。王見賊渠。怒甚。語未半。趣命斬之。賊衆大驚。皆散走。迸入山東境。王益疾追。當是時。官軍與賊皆重趼羸餓。環寒暑不能休息。勢且俱踣。賊揚言王少寬我。卽降。同治四年夏四月己丑。王督陳國瑞。郭寶昌。成保。何建。熬等軍。與賊戰於曹南。敗。退入空堡。賊圍之數重。且欲掘長濠以困之。官軍糧草俱乏。逮夜。洶洶欲潰。諸將咸啓王請突圍。出不許。固請。乃許之。王部分諸將。自與成保馬隊俱。使降賊桂三率數百騎爲前驅。王飲酒至醉。上馬。馬蹶逸不肯行。乃易馬以出。時已二更矣。天星昏黑。桂三有異志。旣出堡。卽反走。突衝我軍。賊乘之。陳國瑞所部步隊四千。覆潰幾盡。國瑞僅以身免。餘軍與賊不相辨識。長驅並騫於昏黑中。遲明。見道旁小圩。收隊入保。不如王所

虞 初 志 補

在。俄有賊首戴三眼花翎紅頂。揚揚過耳去。官軍望見慟哭曰。嘻。吾王死矣。比賊去。跡至麥膝中。見王已遇害。身受數傷。旁一僮同死焉。乃以騎載王尸。告有司斂之。總兵何建熬。內閣學士全順。皆死於陣。王前後督師逾十載。斥私財數十百萬以充軍實。自恆齡舒通額戰沒。常懷必死之志。性友愛。王弟至營。與同寢處。將別。忽引上坐拜之。告無生還意。戒善事太妃。卒無他語。王子來省。王中塗。有司館之。王子固辭未能卻。王聞大怒。將殺之。僚屬爲請。猶罰跪良久。且役以勞賤事。困苦之。王每安營。定展馬鞍帳外。獨坐飲酒。一卒奏炙肉於前。諸騎卒環而乞肉。王徧啖以片脯。乞者踵至。至盡一蒸豚。日以爲常。王薨之夕。京師中皆聞怪風自南起。鬼聲數千啾隨之。須臾向北去。蓋忠靈不泯云。

黎莼齋云。摹寫生色。有暗噫叱咤之氣。是從項羽本紀後段脫胎者。

虞

初

志

補

贈太子太保記名提督忠烈程公學啓。發迹在安慶。授命在嘉興。而其下蘇州一役功最高。雖三尺童子聞其名。莫不敬悚。余嘗病官書載公戰功。雖具而公之雄略偉節。有未詳者。謹再摭拾所聞。以俟作史者采擇云。公幼不喜讀書。亦不事生產。然倜儻有大志。粵賊陷桐城。聞其名。購求不得。乃執其父以招之。其父貽以密書曰。忠孝不兩全。汝可爲我一出。伺賊之瑕。得當以報國。亦大丈夫事也。公乃出詣賊。而父得釋。僞英王陳玉成奇愛之。稍任以兵事。俾屬僞將葉芸來守安慶。芸來倚如左右手。妻以女。婢高氏。今尙書威毅伯曾公之圍安慶也。陳玉成自南大舉來援。累爲楚軍諸將所折挫。圍益急。芸來分其悍黨授公。俾出駐城外爲犄角。公私忖圖賊數年。迄未得間。今其時矣。遂以其衆降官軍。日呼賊黨出降。賊窘且慍。膊公妻子於城上。公率降衆導官軍晝夜環攻。未匝月而城拔。賊衆殲焉。曾文正公自祁門來。公進謁。文正奇之。使將千人。而未大

虞 初 志 補

用也。會今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以道員率師赴援上海。乃命公屬李公東下。李公既巡撫江蘇。僅有上海彈丸地。賊糾黨數十萬來攻。李公督諸軍大創之。又至。又大創之。凡三卻悍賊。而公之功爲最多。賊自是不敢窺上海。公領偏師進克旁縣十數。李公察公才可獨當一面。漸令增募其衆至七八千人。使洋將戈登以常勝軍三千人與俱。進逼蘇州。公批亢蹈危。力公要害。稍剪城外賊壘。僞忠王李秀成自金陵聞警赴救。累戰皆敗。當是時。李公遣諸軍由常熟趨無錫。以斷賊常州之援。秀成以謂無錫道不通。則蘇城危。乃大會諸酋。與我軍鏖戰無錫境上。喪其衆十萬。復遁入蘇城拒守。適李公由滬至蘇。督軍破婁門外石壘。長城燬。賊營略盡。公亦盡奪蠡口黃埭泖墅關諸隘。水陸軍三面傅城。賊衆兇懼。是時秀成之黨。惟僞慕王譚紹洸所部皆粵賊。每戰猶致死。自僞納王郅雲官以下。皆有貳志。副將鄭國魁與雲官有舊。雲官密致款於國魁。爲介

紹於公。公與國魁及戈登以單舸會雲官等於洋澄湖。賊黨謀殺公。雲官苦止之。公與雲官等約爲兄弟。俾斬秀成。紹洗以獻。諸酋不忍於秀成。請圖紹洗。公與諸酋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富貴相保。匿悃不告。必死於礮。諸酋亦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反正輸誠。有渝此盟。必死於兵。誓畢。各歸其軍。旣而秀成察雲官等戰不力。覺有變。自度力不能制。而上游官軍攻金陵甚急。秀成迫欲赴援。乃以守城事屬紹洗。執手泣別曰。好爲之。無幾相見。遂率死黨及其孥賄乘舟宵走。官軍以西洋炸礮攻城。賊益不支。越三日。紹洗召雲官等焚香設誓。雲官使其從者刺殺紹洗。遂據紹洗僞府。夜開齊門迎降。公令鄭國魁以二營入城。時同治二年十月丁卯也。明日。賊獻紹洗首。公親入城撫視。精壯猶逾十萬。降酋列名者八人。曰僞納王鄧雲官。僞比王伍貴文。僞康王汪安均。僞甯王周文佳。僞天將范啓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方畝血誓死生。乞公請於李公。求授總兵。

虞 初 志 補

副將等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屯閤門。胥門。盤門。齊門。雲官猶未薙髮。公欲無許。恐有變。乃姑許之。而密白李公請誅之。李公謂殺降不祥。恐嘉興常州賊黨聞之。堅守不下。公固爭之曰。今賊衆能戰者十倍於我。粟支五年。卽令憑城拒守。我軍攻之。非數年不下。徒多殺士卒。與脅從之民無爲也。僂八人而全數百萬生靈之命。不亦可乎。人責鬼譴。某自當之。公不從某言。請公自爲之。某不敢與聞軍事矣。李公曰。既若此。任汝爲之。毋償吾事。公乃復入城。與雲官等要約。以李公命盡許所請。勸令出城行參謁禮。明日日方中。李公臨公營。雲官等詣營。請李公受謁。公分軍守婁門。且陰遣營遮其歸路。李公見八人者。慰勞周至。漸引其從者宴於外。肅八人者。設宴帳中。稱有公事。遽歸大營。俄而礮聲舉。營門閉。婁門軍亦舉礮應之。八人者相視色動。回顧從者。皆不在旁。欲出不得。忽聞大呼殺賊。蒼頭卒百餘人。挺矛直入。八人者驚起止之曰。願見撫軍。惟命是

聽卒遽前斫之。皆死。八人者將死。皆頓足曰。乃爲程某所賣。公自婁門馳入雲官僞府。以雲官之令召賊酋桀黠者數百人。皆誅之。俾賊衆盡繳軍器。賊衆皆懼伏聽命。明日。李公整部入城。傳令誅止其魁。籍其老弱及丁壯願歸農者。資遣歸鄉里。能戰者編入營伍。得其貲財積粟以贍軍。蘇城大定。李公由是遣軍分道攻拔常州嘉興。以蹙上下游之賊。賊備多力分。而杭州金陵相繼恢復。論者謂不克蘇州。則金陵杭州不能遽拔。微公設計招降。則蘇城不下。下蘇城而羣酋不誅。則後事未可知。而淮軍亦不能盡銳出征。迭摧堅城也。夫始約而終背之。其事譎而不正。無以服羣酋之心。然公亦若願當其禍而設誓者。公所謂不有其躬以徇功名者邪。卒之大局轉旋。生民蒙福。公之成功甚偉。而忠孝之忱。亦於是盡矣。公之進薄嘉興也。涉自浮橋。麾衆登城。死傷甚衆。城上發礮。飛鉛貫公左腦。暈絕。昇歸營。部下將士奮攻入城。遂殲賊衆。而公創甚歸蘇。溫詔

虞 初 志 補

詢公傷狀。賞賚稠疊。李公旦夕往問候。及將出視師。公猶爲李公籌軍事。流涕執別。創漸合。留敗骨爲梗。醫言不可去。公自拔之。血涌不止。傷腦及喉舌。不能食飲。遂以同治三年三月庚戌卒。將卒之數日。口中唵呶。皆蘇城降酋事。時奮拳作格鬪狀。忽瞋目叱曰。汝等敢從我乎。或曰。公平日意之所注。疾革神瞶。以至此也。公廉於財。馭軍紀律嚴。所過肅然。目不甚知書。而行軍披覽地圖。指搆不爽銖寸。或以事怒將吏。旋覺其誤。立起自責。往謝不敏。故得人死力。每遇敵。登高望之。卽知其彊弱堅瑕。偏正分合。隨宜應之。臨機果斷。赴敵迅疾。每爭一隘。必斷賊援師。絕糧道。動中竅要。其將略殆天授也。戈登初與公爲昆弟交。每戰必偕。及誅降酋。戈登詈公。誓不相見。聞其卒。乃哭之。乞於李公。以公督戰時。二長旂。攜歸國爲念。其爲遠人推服如此。

蕭敬甫云。此篇詳敘下蘇城事。而克安慶事次之。以其爲公奇績所在。亦卽

平定粵賊全局所繫也。近見各書於此事或不甚詳。或雖詳而未能挈其綱領。無以感發人意。及讀此篇。吾無間然。始知偉人偉事。必有偉筆以達之。乃可傳之不朽。

書益陽胡文忠公與遼陽官文恭公交驩事

薛福成

伯相遼陽文恭公官文總督湖廣時。宮保益陽胡文忠公巡撫湖北。文忠才氣卓犖。以一行省之力。經綸天下事。文恭拱手以聽。遂成大功。海內兩賢之。然二公離合之始末。議者或未之知也。咸豐五六年間。粵賊陷踞武昌漢陽。蔓及旁郡。蹂躪數千里。是時文恭由荊州將軍改總督。凡上游荆宜襄鄖諸郡兵事。餽事。悉主之。文忠駐軍金口。進規武昌。凡下游武漢黃德諸郡兵事。餽事。悉主之。二公值湖北全境糜爛之餘。皆竭蹶經營。各顧分地。文忠尤崎嶇險阻。與勅寇相持。獨爲其難。督撫相隔遠。往往以徵兵調餉。互有違言。僚吏意嚮。顯分彼此。

虞

初

志

補

牴牾益甚。文恭於鉅細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諸所措注。文忠尤不謂然。既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爲重。比由荊州移駐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謝不見也。或爲文恭說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邪。天下未有督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且總督爲人。易良坦中。從善如流。公若善與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爲總督也。合督撫之權以辦賊。誰能禦我。文忠亟往見文恭。推誠結納。謝不敏焉。文恭有寵妾。拜胡太夫人爲義母。兩家往來益密。饋問無虛日。二公之交亦益固。文忠於是察吏籌餉。選將練兵。孳孳不少倦。文公畫諾仰成而已。未嘗有異議。每遇收城克敵。及保薦賢才。文忠輒陰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朝廷以文恭督湖廣數年。內靖寇氛。外援鄰省。成功甚偉。累晉大學士。授爲欽差大臣。寵眷隆洽。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發舒。凡東南各省。置吏將帥之賢否進退。與大局一切布置。每有所見。必進密疏。或與文恭會

銜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勸文恭獨言之。訐謾所定。志行計從。人謂文忠有旋乾轉坤之功。不僅澤在湖北也。既而文忠遭太夫人喪。得旨賞假百日。營葬後。卽起視師。駐軍皖鄂之交。省中大政。皆歸文恭主持。文恭聽已革總兵樊燮之訴。奏劾湖南巡撫幕賓。今侯相左公。左公爲文忠同學友。文忠常薦其才可大用者也。旣被嚴劾。文忠慍不言。貽書曾文正公。密解其獄。且薦左公襄辦江南軍務。文恭有門丁頗爲姦利。奔競無恥者。多緣以求進。文忠所素欲參劾者。文恭或薦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財無訾省。不足則提用軍餉。耗費十餘萬金。文忠積不能平。獨居深念。若重有憂者。當是時。今協揆朝邑閻公。以戶部員外郎總理糧臺。兼運帷幄籌。往謁文忠。請問言事。文忠屏入。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籌餉如此艱難。而彼用如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乖謬。今若不據實糾參。恐誤封疆事。爲朝廷憂。吾子以爲奚若。閻公對曰。公誤矣。

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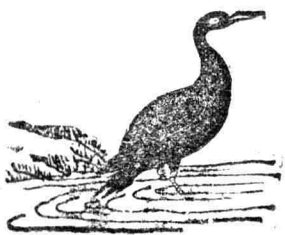
初

志

補

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輕以漢人專司兵柄。今者督撫及統兵大臣。滿漢並用。而焯有聲績者。常在漢人。固由氣連轉移。亦聖明大公無私。剗刮畦畛。不稍歧視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衝。爲勁兵良將所萃。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無輪未必能勝。就使獲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邪。而公能復劾之邪。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顛己自是。彼官至督撫。亦欲自行其意。豈必盡能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依人而行。况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爲朝廷所倚杖。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請。今彼於軍事饒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聽。其失祇在私費奢豪耳。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即歲捐十數萬金。以供給之。未爲失計。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則以事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迕也。此等共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邪。胡公擊案大喜曰。吾子眞經濟才也。微子言。吾

幾誤。矣。由是益與文恭交驩無間。言文恭亦敬服之終。身迨文忠薨於位。未幾而文恭劾巡撫嚴公澍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巡撫湖北。又劾文恭去之。湖北從此多事。其閔整富強之績。亦稍墮矣。後人於是益以文忠之能用文恭爲美談云。





虞初志補卷十

虞

初

志

補

書金寶圩團練禦賊事

鄧水 姜泣羣選輯

薛福成

古於用兵扼要設守之處。大者曰城。曰關。小者曰堡。曰戍。又曰圍。江淮間水高於田。築隄捍水曰圩。圩與圍音相轉。今人於南方衛田之隄。北方禦寇之堡。通呼之曰圍。而文則皆從圩云。金寶圩在宣城當塗蕪湖數縣之間。延袤百餘里。地饒沃。阻固。城石曰等湖。及句溪水。陽江爲固。有水數重。名曰水套。圩長丁。諸生也。好讀書。磊落多奇氣。咸豐六年。創辦團練。率士民完守備。賊始來犯。圩民禦之。敗。賊遂長驅掠民舟。連越水套而進。圩民或伏叢莽中。以鳥槍擊一賊。殲之。賊驚爲伏兵也。皆反走。圩民競起逐之。賊還趨舟。或已撤之矣。倉卒阻水。

虞 初 志 補

不能渡。皆棄械乞命。圩民氣益奮。乘勢縱擊。斬溺萬餘人。奪獲財物軍器無算。金寶圩之名。遂聞於大江南北。既而人人習戰。雖婦孺亦能鳴金助威聲。賊累進累北。皖南殷富士民避寇者趨之如歸。圩長益定章程。斂財爲團練費。又往往截奪賊所虜資糧。屹立賊中者六七年。久之。健兒皆挾厚貲。酣嬉自得。或耽酒嗜煙。不復思戰。會官軍已克太平。蕪湖甯國。圩民恃援兵且至。不設備。僞侍王李世賢率悍賊十萬餘。將援金陵。皖南郡縣被兵久。民物凋殘。賊無所得食。睨金寶圩之完且富也。遂用鎖圍法。漸逼漸進。每越一水。則圩民內徙避之。勢益蹙。遂無鬪志。賊以同治元年十二月丁酉破圩入。男女死者九萬有奇。丁黨力戰死之。是時水陸官軍皆爲勁寇所縻。不能赴援。再遲一月。則勢可相及而圍解矣。乃事機不諧。致使忠盡之士。與子遺之民。同及於難。豈非天哉。嗟夫。天下事未有不成於憂懼。敗於逸豫者也。當賊之方熾。守圩者皆不有其生。萬衆

虞

初

志

補

一心故能驟勝。迨見狂氛已衰。衆志稍懈。而變生倉卒。則雖欲振奮。其可得乎。夫一圩之存亡。繫九萬人之生死。或疑此中有定數焉。然竟謂不由人事不可也。惜哉惜哉。賊既退。兵部侍郎衡陽彭公。獨賞購地爲大塚。勒石誌之。曾文正公奏聞於朝。旌卹如例。

書欒城唐公祠

薛福成

咸豐三年。粵賊北犯畿輔。以九月乙巳攻陷欒城。知縣唐盛死之。先一日。有公車兩舉子南還。道出欒城。聞警避入成。以知縣有循聲。且同鄉也。偕往謁之。知縣謂此非避寇地。宜速去。詰旦。親送出城。行未及三十里。回望煙塵大起。居民扶老攜幼。踉蹌踵至。皆曰城破矣。知縣降賊矣。乃引車走避村中。數日。賊退。始詢城破顛末。知縣之送行還署也。有一監生邀於道者。曰賊已至矣。請入敝廬一飯。然後登陴守具。既入室。則以微服進之。曰好官不可徒死。言未畢而賊

虞 初 志 補

至監生衣縣令衣。出罵賊。賊刃之。死。知縣出曰。我縣令也。何傷彼爲。賊欲降之。乃與約曰。依我一事。請止殺。勿傷一民。賊許之。又謂賊曰。止殺所以救民也。今閉城無食。民且饑死。請開門。令出謀食。賊又許之。知縣自出呼於道。使伏匿者盡出。城中虛無人。知縣乃服朝服。坐堂皇。大罵不屈。賊殺之而去。欒城之民。相與建唐公祠。以監生配於戲。知縣能使監生願以身代。則其平日居官賢可知。葦爾孤城。無兵無餉。巨寇猝至。不能責之以必守。但可責之以必死。唐公不忍闔城之民同死於賊。設計以盡出之。然後朝服一罵。尤足信其前此之非畏死矣。雖以中庸之道繩之。其僞降若不可訓。世之好議者亦疑焉。爲唐公可謂智仁勇三者兼之矣。

黎純齋云。敘事簡覈。接筆無一平處。可藥庸庸之病。

書劇寇石達開就禽事

薛福成

粵賊石達開與洪秀全楊秀清同起潯州之金田。僞稱翼王。踰嶺涉湖。乘勝循江而下。攻陷金陵。旋叛秀全不與通。糾黨踞江西八府。與曾文正公相持連年。既乃突入浙江。由福建江西以擾湖南。聲勢震盪。巡撫花縣駱文忠公多調宿將。與力角於洞庭衡山以南。僅驅出境。達開乃還。躡廣西諸郡。仍繞湖南北。徑窺四川邊境。退入滇黔之交。奔突萬餘里。蹂躪數百城。厥性慣走邊地。避實蹈瑕。每爲官軍所蹙。則踰伏山中。倏伺形便。飄然遠颺。自謂生長嶺嶠。善陟奇險。躡幽徑。恣其出沒。使官軍震眩失措。莫之能防。然亦卒以此禽滅。同治二年三月。由雲南犯四川。使其先鋒賴裕新率賊萬餘。由甯遠冒險深入。裕新敗死。餘衆窮日夜力兼行。飄忽如風雨。闌入陝西。欲引官軍追之北上。俾南路空虛。達開遂自率大隊渡金沙江。將北窺大渡河。大渡河爲西南巨壑。賊由越嶲冕甯大小兩路而來。必走安慶壩及萬工汛。緣河二百餘里。有渡口十三處。若西繞

虞

初

志

補

土司轄境。皆仄徑。可北越松林小河。由上游瀘定橋及化坪林徑渡。入薄天全雅州。是時駱文忠公總督四川。長沙劉蓉爲布政使。綜理營務。贊畫軍謀。偵知松林地諸土司受賊賂。將讓路。駱公乃調總兵唐友耕一軍。專防安慶壩。至萬工汛。檄知府蔡步鐘率雅州勁勇馳往助之。檄諸軍陸續馳扼雅州。蔡經及化坪林以張聲援。檄松林地土千戶王應元率所部土兵。駐守松林小河。檄印部土司嶺承恩統夷兵截斷越嶺大路。逼賊使入土司境。伺賊入險。卽鈔其後路。使不得退。先重資嶺承恩王應元夷兵土兵。並許獲賊財物悉賞之。布置既定。達開率衆可四萬。繞越嶺冕甯前進。知越嶺諸要隘嚴兵以待。果由小徑趨王應元所轄之紫打地。其旁兩山壁立。隘口險仄。易進難退。前阻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鴉漩河。達開以土司之其納賂也。夷然信之。長驅入險。是時大渡河北岸尙無官兵。達開使其下造船筏。速渡。渡者已萬餘人。會日暮。忽傳令撤。

還南岸。謂其下曰。我生平行軍謹慎。今師渡未及半。儻官軍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畢渡。遲明遣賊探視。忽見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數丈。達開謂山水暴發。一二日可平也。當少俟之。越二日水勢稍平。忽見禽軍已到北岸。用槍礮隔水擊賊。有死者。達開欲退出險。遣其黨回視隘口。則土司已斷千年古木六大榦。偃於地以塞路。且有夷兵把守。欲索兩旁小徑。則皆千仞絕壁。無可攀躋。賊衆遊弋大渡河松林河南岸。晝夜伺閒衝突。皆被官軍土兵擊退。死亡者萬餘人。嶺承恩復由後路鈔入。攻奪馬鞍山賊營。絕其糧道。夷兵或三五爲輩。伏險狙擊。或自山巔墮木石殺賊。官兵亦不時渡河往剿。達開進退無路。約書於矢。隔河射入王應元營。啗以重利。求讓路。應元不應。復以利誘嶺承恩。承恩攻之益急。達開徇於衆曰。吾起兵以來十四年矣。跋險阻。濟江湖。如履平地。雖遭時艱難。亦常壹而復奮。轉敗爲功。若有天祐。今不幸受土司廷。陷入絕地。重

虞 初 志 補

煩諸君血戰出險。毋徒束手受縛。爲天下笑。則諸君之賜厚矣。因泣稽顙。衆皆泣稽顙。剋日加造竹筏。誓於死中求生。夏四月癸巳夜。達開盡斬嚮導二百餘人。祭旂。悉衆分撲大渡河松林河。每數十人乘一筏。人以檣牌蔽身。皆披髮銜刃。挺矛植立。衆筏同時齊奮。爲官兵士兵槍礮所擊。悉隨驚湍飄沒。浮尸如羣。驚蔽流而下。達開在圍中匝月。糗糧既罄。殺馬而食。繼啖桑葉草根。皆盡。官軍與承恩應元四面兜剿。直入紫打地。盡燬賊巢。達開喪其輜重。率餘黨七八千人奔至老鴉漩。復爲夷兵所阻。妻妾五人攜其二子。自沈於河。達開望見官軍。豎投誠免死大旗。乃攜一子及僞宰輔等三人。與其餘黨呼曰。石達開降。嶺承恩等羈之營中。訊其餘黨之旄倪及脅從者。逾四千人。分塗遣散。其積年老賊二千餘人。唐友耕派營分駐彈壓。五月丙午朔。達開等五人過河。至唐友耕營中。越二日。解送成都。明日官軍夜以火箭爲號。會合夷兵圍擊僞官二百餘人。

悍賊二千餘人殲焉。達開到成都對簿。有司訊其前後抗官軍事甚悉。口如懸河。應答不窮。自稱年三十三。於當世諸將負盛名者。皆加貶辭。惟謂曾文正公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覩也。乙卯。礫達開於成都市。是役也。達開不自入絕地。則不得滅。卽入絕地。而無夷兵四面扼剿。亦不得滅。然使諸土司中始無得賄縱賊之人。以達開之審於行軍。亦決不肯竟入絕地也。知土司之隱情而善用之。則視乎當事者之籌略矣。至賊衆臨渡而山水忽發。又似天意滅賊云。

按達開初到大渡河邊。北岸實尙無官兵。而駱文忠公奏疏謂唐友耕一軍已駐北岸。似爲將士請獎。張本。不得不聲明其防河得力。因稍移數日以遷就之。當時外省軍報。大都是此。亦置吏與將帥不得已之辦法也。達開之衆半渡撤回。係唐友耕親告余弟季懷者。余追憶而書之。其他月日與地名。

名則仍攷駱公奏疏以免譌舛云。自識

蕭敬甫云。作者本以經世議論之作爲最長。然觀以上九篇。記事尤極精美。令人百讀不厭。固知能者無所不可。是真以史漢之筆法。叙一代之要事者。連日把玩。知慧爲之一增。茅塞爲之一闢。亟錄一冊。以當枕中之秘。

盲盜記

闕名

昔京師有巨盜。神於劫。每富貴家。堅壁高墉。重門疊戶。所藏金銀珠寶。搜劫一空。及去後。牆壁依然。杳無形蹤。似自空中往來者。於是被盜之家。歲以百計。官吏持之益急。而刼之愈夥。各坊捕役。無一完臀。役冤莫訴。訪緝日密。一日有役。晝飲兵馬司街。見有盲叟持四尺長杖。探路而行。甫入巷內。役呼曰。此係塞巷。莫誤入。叟諾而去。未逾時。叟復至。仍欲入巷。役呼如前。叟仍諾去。役怪之。守之終日。竟不再至。次日復待。見叟執杖而來。行入巷內。役尾之。將窺何爲。叟至巨

室門首。知門雙扁。以手探環。以杖測簷。量度多時。立杖於門側。出而就溺。役謀先竊其杖。次擊其人。往拿枚。杖重百餘斤。雙手舉之不得。叟聞杖響。知有人圖。即奔入尋杖。驅杖如枝而去。役驚呆失色。出巷尋叟。不知何往。役思叟技如此。難以力制。次日巨室詣縣投狀云。夜間門戶不開。財寶亡失。役心知叟爲。暫秘不宣。由是沿途訪叟。後於驛馬市。見叟點杖而行。役隨之僻地。謂之曰。汝事已發覺矣。曾知否。叟曰。既發覺。且聽其發覺。遂挽役入市。覓僻店沽飲。問役姓氏居址。及所管段落。役告之。叟曰。既蒙相知。必圖厚贈。此地非談心之所。來日於陶然亭下候我。尙有要言一叙。幸勿爽約。役諾而散。晨興往候。終無叟跡。如是者三日。消息全無。役復遍察通衢。忽遇之。責以欺誑。叟曰。予久待汝不至。兩造尊室。賢伉儷。酣眠熟寢。未便聲呼。所有要言及酬謝物。已置之床側矣。歸驗便知。役愕然而回。移衾揭帳。見束隅柱上插一利刃。旁列一函。金三百兩。誦其函

曰。予之行。逕被爾窺破。本應殺汝。以圖滅口。復思尙無深仇。何必作孽。外三百金。聊報未宣之惠。嗣後休管予事。各不相侵。倘生妄想。當以利刃爲鑿。役神飛股。慄不敢洩露。後之報盜者愈烈。諸役杖斃無數。時南省餉銀解部。路宿雄縣。其鞘堆積大堂。需曉前發。派役守之。旋報重門尙扁。亡失兩鞘。宰驚訝。密招同城營弁捕盜。員未至而鞘又亡。二弁至。宰以失告。弁曰。此係飛簷走壁之盜。須于上流節制。約數弁挾器升屋上待。仍令兵役持刃下俟。無何見一盜。持杖飛來。身輕似葉。落地如塵。兩臂各挾一鞘而躍。諸役刃之不及。屋弁以銅鞭擊盜。鞭折弁隕。次弁復擊以雙鏹。一鏹傷盜臂。盜落地棄鞘。持仗奔牆。仍遭鏹傷墜地。而鏹弁已爲杖斷雙股矣。衆役就地縛盜。燭之則盲盜也。其杖剛鐵鑄成。外塗以漆。重不能提。嚴刑審訊。京中大案。悉認不諱。其黨至死不招。問何以盲。猶爲此盜。曰。因欲爲此。所以致盲。不盲久爲役捕。惟盲人不及覺。始得至今日耳。

戮之以狗

陸宇燁傳

凌雪

陸宇燁字周明。鄞縣人。父世科。大理寺卿。少與錢肅樂張煌言同學。慷慨有大志。喜任俠。南北之變。士大夫亡命走江湖者。聞宇燁名。來就之。無論識與不識。皆館而禮之。食客常數十百人。錢肅樂奉魯王監國防守江上。宇燁左右其間。及王航海。諸臣芟舍從之。風帆浪楫。棲遲島嶼之下。得不匱乏者。以內聯義士爲之囊橐。而宇燁實爲之魁。癸卯。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不具。脫其械。未至寓而卒。宇燁以好事破其家。既死。人掘當其室。於亂書帖下。得布囊。發之。則赫然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哭曰。此故少司馬篤菴王公頭也。篤菴名翊。起兵四明。魯王就加兵部左侍郎。既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宇燁每過之。徘徊其下。思收葬之一夕。有人入室叩首而哭者。問之曰。余漁人毛明山也。問以卒

伍事王公。今不勝故主之感。公每停驂王公頭下。亦有意乎。因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故錢司馬將。與宇燁交善。會中秋。舟人習競渡。舟楫如雲。士女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遨遊。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宇燁明山已豫立城下。明山拾頭囊裹之。宇燁以身蔽明山。當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得雜儔人而去。宇燁得所。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春。明始櫛而葬之。嗟乎。宇燁之義奇矣。獨怪王公死已二十年。而其面猶可識。豈忠義之魄。風日不得而敗壞之耶。卽此一事。宇燁可傳矣。

傲吾曰。宇燁抱恢復祖國之志。卒之飲恨而卒。良可哀矣。觀其收沒故人之頭。其膽識誠不可及。有人如此。明社終墟。豈非天命哉。

雜記

薛福成

虞 初 志 補

余嘗以盛夏過揚州。天旱。艤舟穹隄下。忽見密雲矗南面。耕毗走相告曰。龍見矣。須臾。天四圍如墨。有二龍皆長數丈。垂雲端。天矯蟠紆。乍有乍無。俄大雨驟至。雷風隨之。二龍去。余舟益邇。暴長餘十丈。屈伸良久始杳。龍之前。白雲擁護之。故不見其首。云。明日渡江。復有三龍錯見如前狀。已而遇雨。噫。龍之澤足以潤物。其智足以待時。時未至則潛伏深淵。其與蝦蟇何以異。一旦乘雲氣。薄青冥。神彩驚人。而膏澤被乎寰區。彼固感時而動也。天之澤物有其時。不能不假靈於龍。豈特龍之待時與。龍之靈。時亦待之矣。

階前兩蟻穴。東西相望。天將雨。蟻背穴而鬪。西蟻數羸。什五。東蟻敗。乘勢蹙之。將傅壘矣。東蟻紛奔告。急遽出穴如潮涌。濟師可三倍。逆諸礎下。相齧者相禽者。勝相嗾者。敗相救者。相持僵斃不動者。沓然眩目。西蟻伏戶滿階。且戰且卻。

虞 初 志 補

又有蟻自穴中出。嚮東蟻若偶語者。蓋求和也。東蟻稍稍引退。西蟻亦分道收尸。明日視之。則西蟻徙穴益西。無敢東首者矣。夫蟻智相若。力相等。兩陣交鋒。數多者勝。蟻似能用其衆者。然倏忽之間。而勝負異焉。則一勝烏足恃哉。余以是知天道好還。而盛衰之不常也。

余院中畜兩雞。其一赤羽高足。其一白羽朱冠。每晨起爭食。鼓翼怒目。蹲相嚮者良久。俄聞肅然有聲。方丈之內。風起揚塵。騰蹴奔啄。皆血淋漓染翮。距猶不退。然白羽氣少憊矣。余懼其兩斃也。呼僮執之。分繫於庭之槐。一日。鄰雞啄食其旁。赤羽餘怒未深。乘間自斷其繫。與鄰雞鬪。疾力。負重傷。損一目。創半月不愈。余命并釋白羽。自是赤羽遇敵即逃。而白羽竟稱雄院中。食必饜所欲。乃已。異哉。赤羽一挫其威。至令弱敵增氣。可爲好鬪者戒也。然使白羽不獲鄰雞之力。則無以雄其儕。吁。勦勝敵者可無助乎哉。

窗外有棗林。雛雀習飛其下。貓蔽身林間。突噬雀母。其雛四五噪而逐貓。每進益怒。貓奮攫之不勝。反奔入室。雀母死。其雛繞室啁啾。飛入室者三。越數日。猶望室而噪也。哀哉。貓一搏而奪四五雛之哺。人雖不及救。未有不惻焉。概於中者。而貓且耽耽然惟恐不盡其類焉。烏虜。何其性之獨忍於人哉。物與物相殘。人且惡之。乃有憑權位。張爪牙。殘民以自肥者何也。

呂豐呂遜

踐卓翁

豐遜非兄弟也。有歐翁者。生二女。各適一人。而僚婿均呂姓。而豐遜又同年生。雖爲姨表。猶兄弟耳。且狀貌各肖其母。母又姊妹相肖。不知者以其同姓。又面龐如一。恆以孿生日之。顧豐黠而遜馴。豐惰於讀而遜精勤。能文章。二呂於此定優劣焉。二呂均甯國之南陵人。各喪其父。家亦小康。二母相謂。娶婦亦必取婦家之同姓者。鄰縣旌德有謝姓者。爲邑庠。妻妾各誕一女。妻所誕者奇醜。妾

虞

初

志

補

女則婉變多姿。能詩而工繡。豐母爲豐聘焉。遜之所定。亦適爲謝姓業。齏女亦白皙可人。時二呂均十七。故未論娶。明年豐以事至旌德。旌德方社。縣人大集。豐友蘇玉泉。李合齋。年少跳盪。邀豐往遊。時豐妻微病不出。而醜姊靚妝出遊。錦繡佷裹。醜乃愈甚。顴頰臃腫。行過豐前。合齋故語玉泉。吃吃作笑聲。使豐聞之。豐愕問。玉泉故爲怒目。斥合齋止其勿笑。豐愈疑。力偪玉泉。趣言所以。玉泉故囁嚅其辭。曰。命也。豐知旨。即曰。此猶醜之人。詎爲謝女耶。合齋僞駭曰。何由知之。豐曰。但觀二兄詭笑。且爲我歎命。以理揣之。殆我聘妻。二人皆僞失色。挽之令歸。豐歸後。怏怏不自聊。母問故。不答。再三詰。始言旌德人作春社。匆匆見醜女。蘇李二友。識爲豐之聘妻。夫以生人。偶羅刹。不如死。言次泣然。未幾。遂病而遜之。姑丈錢南雲。方開藩於陝西。以書招遜往遊。遜母遂遷家近豐爲鄰。有門通焉。兩家僕媪。恆往來爲樂。有徐媪者。旌德人。識謝齏家。往往盛道遜妻之

美。豐病中聞之。益歎命窮。越月。有人自陝歸。訛傳遜病。遜母大悲。屏飲食。癯不能起。而豐病漸愈。忽定奇謀。告母曰。阿姨病篤。不卽省人事。而遜之生死不可知。旌德又異縣。不如兒僞爲遜。母僞爲姨。潛娶謝氏之女。遜而死也。謝齮得生。婿必不承其死。婿遜幸不死。則吾以醜婦予之。縱與訟。官亦不能奪吾婦。而與遜。即遜亦何取此。已失身之女。兒得免醜婦之偶。計亦良得。母始不可。旣而以溺愛之故。亦浸許之。於是賄謝媪。且徧賄其臧。獲僞爲遜。求女於謝齮。齮許之。二呂同居。遜母幽閉病榻。一不之聞。而豐母宣言。貧不具禮。乃以夜合。登親賓寥寥。間有知者。悉兩家必且構訟。顧亦不之言。謝齮無學。見婿一面。竟以豐爲遜也。久之。有人告謝秀才。秀才怒。計豐奸黠如此。決非佳婿。聞遜通文。而馴謹。豐旣僞遜。不爲吾婿。吾且取遜。轉爲其翁。乃匆匆作書赴陝。述豐詭謀。背己女。而潛娶君婦。顧鄙人女亦非醜。且能文。不如卽以奉君子箕帚。兩家同爲呂姓。

又同爲謝姓。互易鴛鴦之牒。人亦不疑。時遜病起。且謀婦。忽得謝秀才書大駭。持示南雲先生。先生曰。世事有詭變至此。眞老夫所不料。君母旣與呂姨爲女兄弟。萬無輿訟之理。卽訟而直。爾能以已失身之故婦爲偶乎。老夫之意。不如媚謝秀才爲佳。贖遜三百金遣歸。遜歸而母見遜。疾亦漸瘳。遜祕不言豐事。卽以呂豐之舊媒。通於謝秀才。諏吉成禮。豐匿笑。亦不令其妻面遜。卽遜亦不願見也。迨謝女至。姣好如天人。豐視其妻彌不如。則拊心咎悔己之孟浪。遜母得美婦。乃大喜過望。亦終不知其姊子之陰謀。及其姊之給己也。豐母固內媿。而遜母則渾噩一不之知。妯娌相見。雖含意不伸。然豐妻見豐不事生產。頗悒悒不自聊賴。已而遜入邑庠。捷秋闈。豐仍落漠不偶。家亦浸落。復遭母喪。豐母臨終。執遜母之手無言。但呼貧貧而已。

玉奴

天馬

虞

初

志

補

曩者秦淮水榭閒。每有能道玉奴事者。其言曰。玉奴其姓金。毗陵小家女也。庚申粵匪之役。避居歇浦。時也。初開商埠。乍啓繁華。福州路閒。猶爲唱書所集。以故四馬路之名。遠邇無不知者。殊不若今日之污且穢。逼且隘也。玉奴父母固鄉間良愚。且初履洋場。輒携妻女爲三日之游。而後始安其宅。一日於紫電初明。銀燈未上時。失玉奴於衆人叢裏。時年已十四矣。明眸皓齒。丰裁玉立。而不逞之徒。遂以生心。玉奴既失。厥父若母。遍覓不得。嗒然而歸。自是戒幼子不許越門限一步。初玉奴入惡人手。猶不解事。殆猶是一駭癡小女子。任其狂弄。未幾有孕。會惡人爲夷官所擊。惡人之友。又從而妻之。未久。售其所生子。又未久。並玉奴而質之。於鵠。自經屢次。遷轉。始恍然如有所悟。而頓增夙慧。鵠益愛之。視爲奇貨。可居。居以華裯。教之歌舞。旋者金陵奏凱。駢列簪纓。北里笙歌。先百業而恢復之。鵠乃偕玉奴。僦居於桃葉渡頭。時聲價已如鵠起。而初至。又輕於

虞 初 志 補

見人畫舫之泊於其欄干下者。每一聞見。按拍無不神魂飛越。有老湘軍中某提督者。年猶強壯。本出書生。以軍功迭洊今職。英雄之氣。固未全掩兒女之情也。一日排闥芳閨。堅欲求見。以訴其傾倒之衷。搗故婉詞。斬之。百般需索。久而後可。搗乃延之上座。先見其姊妹行者十餘人。戲令提軍揀選。而預猜之時。則明豔綽約。燕媚鶯嬌。而皆不當提軍意。堅言中固無此多也。搗始導入粧閣。值姬更衣而出。黛影流渡。紅潮暈頰。秀媚中露羞澀態。含詞蓄殆意。欲消魂。搗曰。是猶嬌好之處子。老身將待善價。提軍知其非可強合。不能盡歡而返。然未嘗不心焉繫之也。大抵北里常調。對於好之也深者。必持之也力。又有某鎮軍年且五十。是曾飽歷仕途者。知提軍之於玉奴也。思有以拌合之。爰置酒其家。獨款提軍。酒間曰。是區區者。大人甯戀戀耶。果爾。則沐恩將以月下老人自任。願大人有以教之。提喜逾望。而貌爲遜謝不迫者。然鎮軍已以重資賂搗。遂於是

虞

初

志

補

夕定情。已而知其非完璧。設在他人。則鮮不重遭白眼。提軍若不置意者。明日鎮軍至。適玉奴曉粧初罷。僂提軍坐。翠斂雙眉。若深怨鎮軍之作合者。鎮軍曰。不吾感而吾怨。當罰之以一曲清歌。良久始應。於是檀槽乍撥。清韻繼興。重圓流利。爲之擊節弗置。顧而樂之。在他凡豔。必將深幸得貴人寵。而玉奴則愁眉益斂。珠喉漸促。聲漸悲咽。如泣如訴。鎮軍異而詢之。玉奴淚下如雨。咸詫以爲不倫。而爭欲一知其故。時則如桃花之浥春雨。芙蓉之對秋風。一縷珠喉。幾欲使金石迸裂。絲竹爲之鏗然。無端哀怨。在有心人。固知其別有因也。玉奴乃命箏人暫輟絃管。而以身伏提軍懷抱。所持鮫綃手帕。一若初浣溪紗。芳淚盈盈。令人悽惻。提軍曰。汝何願。吾必爲爾償之。儻卿不以爲信。可倩鎮軍爲余作保可乎。玉奴曰。言之無益。徒增愁緒。提軍再三促之。始含淚述其前塵。座人無不爲之隕涕。玉奴又曰。假母遇我固厚。而本生二老。別後多年。不知其生死如何。

虞

初

志

補

顧頻頻入夢。未敢卜其休咎也。自是提軍往來其室。而聲譽日重。情誼益隆。數日不見。則寢食頓減。鵠窺其隱。謂提軍曰。大人宜頻過。勿令玉兒瘦削。以致成疾。悶損老身也。提軍笑諾。自是月夕花晨。風蕭雨晦。提軍必在玉奴處。而金屋之貯。會有成議矣。乃回疆事亟。左侯督師出關。而三湘子弟多在調遣之列。提軍一軍。竟亦與焉。萬里長征。羽書星火。匆匆賦別。別後玉奴閉門謝客。靜俟凱旋。其時至粧閣者。鎮軍一人而已。一日鎮軍持一紙電報示鵠曰。勿使玉奴知之。玉奴隔戶微聞。及見鎮軍歡笑逾常。久之。突曰。電報何不相示。吾輩送往迎來。甯如世俗之貞節烈女。苦持從一之義。提督卽果不幸。曷不令我知之。鎮軍大憤曰。提軍待汝不薄。汝乃如是。青樓中人。眞多薄倖哉。出電報於袖中。擲而示之。拂衣而起。不辭而去。鵠也大恐。再三謝罪。強不使行。玉奴則從容閱電曰。南京制台鈞鑒。月日某軍門積勞病故。已蒙卹旨。飾終頗厚。特以奉聞云。玉奴

閱畢。笑容可掬曰。今後名傳千古。實勝貴高一時矣。鎮軍不懌而去。搗遂意爲無他。方將料理使迎他客。詰日起視。則室空無人。心知有異。遍索不得。次日鎮軍衷懷不暢。宴客花船。紙醉金迷。聊爲排解。忽榜人大譁曰。有浮尸。傍船不去。推去旋來。蓋秦淮俗例。一遇浮尸。羣爲畏懼。因不逞之徒。往往藉此敲詐架訟也。時正十五。好月方圓。鎮軍出而視之。則於月色水光蕩漾之中。載沉載浮。固儼然一好女子也。遠望模糊。似曾相識。佇立良久。頓足太息曰。是非他人。舍玉奴其誰哉。撈而視其面目。信矣。玉奴時投水。將一晝夜矣。一時爭喧其事。鎮軍復至香閨。搜得提軍遺衣數事。爲玉奴市良材。以提軍衣冠合葬。雨花台下。方鎮軍後至。於奩底得小詞二闋。簪花好格。旖旎新聲。蓋初定情時。玉奴所倚聲也。一爲調寄長相思。曰。惜年芳。懶自妝。鎮日如醒坐繡房。思君春晝長。背燈光。炷爐香。衾枕間留慣半床。更闌夢醒忙。一爲調寄如夢令。用坡仙韻。曰。前度郎。

何歸驟。近日妾如病酒。怕聽懊儂歌。小妹嬌愁依舊。知否。知鏡裏容兒較瘦。而玉奴生前無人知其識字者。居常亦不把卷搦管。或云提軍代作未知孰是。嗚呼天下所難者情緣耳。提軍與姬深於情而慳於緣。能不令千萬世英雄兒女同爲一哭哉。宜乎今之聞軼事者爲之低徊太息也。

天馬書玉奴事既竟。適紙有餘白。再以所聞附而錄之。曰。後三十年金闔曲部亦有名玉奴其人者。鍾情一方伯公子。方伯雅尙宋儒之學。教子頗嚴。未幾公子蹈海死。玉奴畏禍自經。好事者考其先後年數。恰相符合。遂疑爲後之公子與玉奴。實前之玉奴與提軍之後身也。

書明都督總兵秦良玉佚事

何曰愈

明都督總兵秦良玉者。奇女子也。其征播。征蜀。征遼。征奢。崇明。復重慶。屢敗張獻忠。羅汝才。平紅崖。觀音寺。青山。墩諸大巢。蜀賊底定。征播之役。一日連破金

筑等七寨。爲南川路功第一。累遷至都督總兵。及張獻忠犯重慶。玉獻策請保十三隘。撫臣邵捷春不聽。又請盡起溪洞兵。懇給廩餼。捷春與陳士奇皆不許。獻忠遂長驅大進。全蜀遂陷。明史已大書特書之矣。然玉之始末。未得而詳。余宦蜀年久。嘗求其佚事而不得。道光庚戌。余權新都篆。廣文劉石溪言。嘗見石銍志。及馬氏家乘。於陳鶴亭處。因述所聞。得梗概焉。玉生於忠州之鳴玉溪。字貞素。年方毀齒。聰慧絕倫。父葵。歲貢生。兄弟三人。尤鍾愛之。幼課以章句。長通經史。曉大義。當萬曆時。盜賊蜂起。葵知天下必亂。以兵法部勒子弟。且與玉曰。汝雖弱女子。盍亦習兵。無徒爲寇魚肉。玉欣然。與兄邦屏、弟邦翰、民屏同習騎射。擊刺之術。葵又授以韜略。學成而玉尤精其法。葵嘗語諸子曰。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玉曰。錦繖錦車。曷嘗冠哉。使兒得掌兵柄。夫人城娘子軍不足道也。葵益奇之。緣是問名者皆未肯輕許。石銍馬千乘慕其名。求委禽焉。葵許。

之于歸後。千乘敬之如賓。一日語千乘曰。今四海多故。石碣界楚黔之交。不可無備。且男兒當樹勳萬里。奚用坐守爲。千乘從其言。遂與玉治兵。斬白木爲桿。號令皆商之玉。其下亦敬畏玉。至不敢仰視。萬歷二十八年正月二日。賊夜襲官軍。諸營皆潰。玉與千乘先期令於軍中曰。有解甲韜戈者斬。夜半寇大至。玉與千乘首尾夾擊。大敗之。督臣李化龍匿不以聞。玉口不言功。而白桿兵由是名聞天下。千乘以論開礦事。忤內監邱乘雲。逮雲安獄。瘐死。子祥麟未壯。玉奉命襲職。遂卸裙釵。易冠帶。家將文指揮妻白氏。祥麟婦張鳳儀。暨左右侍婢。皆男裝雄服。隨玉征戰。奢崇明之圍成都也。畏白桿兵。遣使樊定邦齎重金求助。玉大怒曰。賊奴敢污我耶。遂斬使焚書。以其金帛犒賞三軍。往援成都。適四州布政使朱燮元破崇明。呂公車會玉兵至。斬獲無算。崇明大敗遁去。圍遂解。玉旋復重慶。蜀平。玉之奉命援遼也。杏山之戰。洪承疇敗績。劉綎全軍覆沒。玉獨

完師還。初玉入都。上召見。賜一品服。御製詩三章褒美之。有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之句。朝野榮之。都人聞白桿兵至。聚觀者如堵。馬不能前。玉馭軍嚴。秋毫無犯。至今京都虎坊橋西迤北。都人呼爲四川營。以玉得名也。獻忠之未入蜀也。蹂躪大江南北。武昌魚幾不可食。楊嗣昌欲誘使入蜀。以困之。知其畏玉。遂解玉兵柄。獻忠知玉不用。遂犯蜀。捷春士奇復不用其策。而全蜀陷且屠矣。子婦張鳳儀。張忠烈銓女。與夫祥麟守襄陽。孤軍與賊戰於侯家莊。援兵不至。皆沒於陣。祥麟亦有勇略。屢立戰功。仕至指揮使。晉宣撫使。祥麟之殉節襄陽也。先與其母書。言兒誓與城存亡。願大人勿以兒爲念。玉批其旁曰。好好。眞吾兒。其書今尙存。玉旣罷職閒居。甲申之變。聞帝殉節煤山。衰絰望闕。大慟。氣絕者再。時獻賊屠蜀。獨不敢犯石碁。避難其境者皆藉保全。每聞慘殺狀。輒痛憤不勝。歎當道失策。以順治五年戊子疾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明永歷

四年也。葬城東之迴龍山。將卒戒祥麟子萬年曰：今蜀惟石砮完，以我在故也。我死，寇必至。城東南萬壽山險阻可守，吾已預序糗糧軍備於此，有警可率軍民守之，勿以資寇。踰二年，賊將譚宏等果大至，焚掠一空。萬年遵遺命，先率軍民保守萬壽山，幸糧足，賊屢攻不克。順治十六年，王師平蜀，遂率衆納款，賜勅印如前明故事。萬年卒，傳洪裔傳宗，大大傳光裕，裕無子，妻陳氏青年守志，撫姪光裁爲嗣。乾隆初，以不謹降職通判，尋改土歸流。馬氏自宋建炎以來，撫有境土六百餘年，珍藏頗充，每春秋陳設，照耀庭中，廳丞某涎之，與幕賓劣生數人緣事籍其家，未盡者爲族子光緒乾沒，而馬氏家藏罄矣。亡何，某丞晝見女將金甲腰弓矢，怒目視曰：汝何破吾家，抽矢貫其胸而仆。幕賓劣生亦相繼暴卒。光緒裂腹死，馬氏家藏既盡，唯存御賜蟒玉一品服，今尙燦然如新云。後爲盜竊至江右，官詰知爲上賜玉物，齎還其家，玉用法嚴，有犯雖親族不少貸。

料敵如神。緣見沮於當道。未竟其用。使終老牖下。盜賊喋血而游。嗣昌捷春土。奇不得辭其咎矣。於戲。玉生而忠勇。歿猶靈異。子若媳皆慷慨捐軀。豈非有以教之哉。真近代奇女子也。陳鶴亭又言石碁志。及馬氏家乘。玉墓碑。書明忠貞侯太子太傅字於都督總兵上。鶴亭嘗親謁其墓。洵然。末書永歷四年某月日葬云。攷明史無封侯及加官銜事。豈永歷追贈之耶。不然。萬年豈不謬哉。姑存之以俟博覽者考證焉。兄邦屏亦沒於陣。贈都督僉事。賜世蔭。弟民屏都司僉事。晉副總兵。葵嘗戒諸子曰。汝曹皆能荷戈。不忠於明者。非吾子孫也。皆唯唯。晚年自號玉溪遺老。當萬歷之時。天下尙未大亂。而教諸子皆成干城。一家馳驅王路。以紓國難。女爲奇女子。男爲烈丈夫。忠義出於一門。彪炳史策。葵實教之。何其賢也。因並書之以補史傳之闕。

按李長祥天問閣集。載曰。閣部楊嗣昌。瑪瑙山之捷。非常大捷也。張獻忠之死。

者十餘萬賊。其初之合戰也。大帥左良玉。女總兵秦良玉。合敵之。兩軍自山下逆上。賊已自山後過嶺二里許。賊據上臨下。秦兵一接戰。卽西北方走去。左兵頃刻卽折兵萬餘。方急。而秦兵已從山頂橫擊賊。賊反顧。左兵大呼躍。賊敗。左兵逆擊而上。兩軍得合至嶺上。反據上臨下。賊大敗矣。秦兵精悍。秦良玉多智略而驕。在夔州。巡撫邵捷春。遲答拜。竟振旅去。張獻忠斬夔關入。無禦之者。又按綏寇紀略。載曰崇禎十三年。賊犯巫山。石砬女將秦良玉。盛兵雒門。百子溪扼渡。再縛筏。巴霧河。秦翼明以三千人設守。蜀撫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恃秦良玉。張令爲左右手。張令忠勇善戰。軍中號神弩將。秦良玉自將兵三萬。授夔城。過夔一步。卽其石砬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緜州陸遜之罷官歸。撫遣之。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爲陸置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陸請其故。秦曰。邵公移

某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十四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勢也。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敗。尙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閣部驅賊入蜀。無愚智皆知之。邵公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卽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已而蜀兵潰。張令秦良玉皆敗。賊大至。秦石砭兵亦覆沒。秦單騎見撫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足破賊。士官家用一簪一帚。調兵者最急。簪以能飯者畢至。帚則掃境內出也。邵見嗣昌與己不相中。而蜀無現糧。峒寨之人詎可信。遂謝良玉計不用。是書紀良玉有男妾事。其說甚誣。良玉於萬曆二十七八年隨夫馬千乘征播州立功。其年少計亦當二十餘天啓元年其子祥麟已授指揮使。崇禎十三年與獻賊相拒。年殆將七十矣。他書紀良玉見陸遜之時以刀斬祛其剛正可想見。計良玉自開幕府握兵數萬。四十餘年必有材官親兵出入。隨從軍令嚴整。誅戮者多怨家恨之。特造暗味之詞以洩其忿。此豈可信哉。明史傳削之是也。崇禎長編。藺賊奢崇明之據重慶也。貴州布政司參議胡平表方以忠州判官在圍城中。縋城徒跣走石砭。司秦良玉

乞兵援成都。目把紛囂不肯應。平表慷慨號泣。不飲食者五日。良玉感動。乃起兵。平表百方激勸。措處以餉秦兵。一戰而復新都。再戰而成都之圍解。塞庵氏曰。良玉用法嚴。有犯雖親族不少貸。料敵如神。沮於當道。未竟其用。使得總制全蜀。則張獻忠必不敢入境。留全甌無缺之四川。以爲他日偏安之藉。則永歷必不至奔走蒙塵。僣息異域。東晉南宋。未敢比肩。而以爲蜀漢。則固綽綽有餘裕也。然則良玉一人之用舍。明室存亡之全局繫焉。此豈李灌洗夫人梁紅玉輩所可比其萬一者哉。且良玉非惟以武功顯。卽學問道德亦卓然。班大家辛憲英之儔匹也。諸紀載家。乃惟侈其戰功。而略其大節。知人論世之識。良非易易。且其帥師入衛時。已皤然六十餘。一老嫠婦矣。而詠其事者。尙襲以朱顏粉黛之詞。其瀆侮先賢也。殊甚。某書至謂其蓄面首十餘人。與邵捷春相見時。公然列侍左右。則尤在吠誣罔之言。百世下猶爲髮指者已。嘗謂有明之

末東有鄭成功。西有秦良玉。鬚眉巾幗。同爲一世英傑。河山間氣。鍾此人豪。明之亡固遠軼趙宋矣。余故此其事而論之。以諗世之治國。聞崇拜愛國之豪傑者。

南邨曰。女子之祥。維虺維蛇。貞應正也。良玉固人傑。要亦時勢之所成就哉。

李將軍全城紀略

曾衍東

李將軍名士元。字小溪。直隸通州人也。長身鳩面。有膂力。以胆略自雄。起行伍。至裨將。守備青州。值明季。州縣吏咸以筆墨抑制武職。士元鬱鬱無所施。崇禎壬午冬。大兵略東。士元登陴誓守城北隅。有痺圯處。士元率衆邏守。衆戒嚴。士元獨不寐。夜半聞城外犬狺狺。俯堞而窺。則甲聲鈐然。萬騎屯集壕塹。士元大呼。衆驚欲散。士元立馘一人。乃止。急燃火礮。擊之。騰而過。不能中。黃指揮桓立陴間。放萬人敵。皆頓地熄。士元乃倒提礮尾。以氈帽塞其口。附堞而發。而桓以

束薪投城下。萬人敵忽响如轟雷。雲梯環攻者殲焉。敵兵雨射城中。桓與士元袒而立。桓中流矢殪。士元屹而不動。矢紛紛不及身。意氣愈壯。抵明。敵以城堅不可攻。拔營東去。城中百姓咸以手加額曰。微將軍城其屠矣。癸未三月。清大兵率衆東返。去青州六十里。下砦于瀾水之涯四十餘日。而明懷宗遣重兵護衛。衡藩督師范志完頓兵。王乘埠鍾將軍軍曉東門。經略王永吉趙敬塘軍車轅門。總兵劉澤清駐師古西關。相聯絡爲犄角之勢。衆凡數萬。日視兵士焚戮燬廬舍。牽持纍纍以去。莫敢如何。而澤清一部尤橫恣狡譎。反首鼠兩端。爲襲城之計。乘夜假冒大兵攻城。士元備預綦嚴。燃萬人敵。焚殺數百人。遂宵遁。踰年甲申三月。李自成陷京師。僭尊號。建國大順。改元永昌。遣僞官姚將軍將以五百人填青。皆鐵衣繡纓。以紅帕首。勢焰張甚。而藩王家有獻女爲其小妻者。城中惴惴不自保。未幾吳三桂由寧遠抵關門。請我大兵躡燕都。自成西走。士

元遣急足偵探。一日夜至青。士元私計賊覘。知非內潰。卽外逸。青人必罹其害。適賊於是日設讌于邢尙書宅。士元率標下數十人進謁。姚倉皇離席起立。士元進前。踊身越几。揮斬姚於席上。左右皆披靡。士元大呼曰。若知吳基引兵百萬已滅闖賊乎。動者如姚罪。去留悉聽之。是時城中萬戶莫不屏息以遵士元。士元介冑見衡王曰。神京失守。闖賊西竄。社稷無主。中原鼎沸。王親憲皇之子孫。據全齊形勝之地。山東豪傑。荷戈礪刃。大者數萬。小者千百爲羣。引領以望王義師之起。勝兵百萬。可傳檄而集。南塞大岷之山。北扼河濟之衝。迤邐而西。以光大物。將見燕薊士女。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誠光武中興漢祚。肅宗再造唐室之業也。否則恐坐失事機。鹿死誰手。瞻烏靡定。異姓代興。彼下尺書以徵王。王其犢車出郭。烏能享此藩封乎。王素懦。又吝財自封。乃趨趨曰。卿言大不是。士元知事不可爲。乃棄官怏怏歸里。洎乎我朝定鼎。遣兩固山安集青郡。

士元亦隨固山至。踰月有趙應元之變。應元爲自成餘黨。持僞符乘傳至。太守張文衡出迎。而應元聲言報謁。隨文衡肩輿。並從卒數百擁而入。因據城以叛。殺總督王鰲永。而欲挾衡藩南渡。事出倉卒。人情洶洶。兩固山以士卒少。思檄諸路重兵圍城。以濟士元方剿高密土寇。聞變疾馳至青。入諫兩固山曰。城中居民皆脅從。非誠心事賊。脫大兵至。城破則玉石俱焚。濫及無辜。豈安集之謂哉。曰。如君言。計將若何。曰。應元以敗亡之餘。詐有青州本出願外。觀其入城封府庫。禁殺戮。其意大有所在。但在騎虎之勢。急則拚死。緩則可以計圖。某將以利害禍福動之。諸公請按兵以待。其計如是如是。皆曰諾。遂緩裝徒步通謁。應元素耳其名。歡然迎迓。曰。李小溪爲兩固山作說客耶。曰。爲將軍計耳。將軍據青州已月餘。孤城自畫。不能拓尺寸地。以張威令。將坐守青州南面。以自王耶。抑或藉朝廷之命。專制一道之爲得耶。將軍士卒不滿千人。爲將軍城守者。不

過懾將軍威。爲目前自守計。非能拊循而用之也。戰則不能。守則不可。援兵外集。內變將作。必有以將軍爲奇貨者。譬如穿中之虎。坐受縛矣。應元士卒少。又傳禁兵。將至聞言色變。曰。將軍爲我謀奈何。曰。是莫若與諸帥和。令撫軍疏請於朝。言公入青州。祇以總督虐民誅之。其餘不戮一人。令復以全城歸命。則通侯之賞。可立至也。應元喜曰。唯君命。士元乃導應元出謁諸帥。甲士皆隨之。晚遂令應元張筵招飲。讌于郡北門之瞻辰樓。隨從者止許各一人。參議韓昭宣素勇健。專席坐。應元軍師楊王休與士元各東西向坐。而士元與應元貼肩坐。以示親暱。至則鑽刀插血而誓。兩固山各伏兵城外。以俟士元。業先與城中居民約。聞炮聲則啓扉。再則各家以床几之屬頓衢中。三則閉戶寢息。聽街市有聲勿譁。時夜漏二下。酒酣樂作。金鼓喧闐。與城柝相亂。而礮响忽發。士元佯驚曰。此何爲者也。應元曰。豈營卒有竊發者乎。行誅再發。士元起謂應元曰。君當

有他謀。信誓旦旦之謂何。而乃中變乎。應元方錯愕無以應。倏而二發。士元乃以左手握應元右臂。怒目左右視。僞爲與應元耳語狀。因應手睥睨間。輒以右手掣刀斬應元於城上。而昭宣以銅鑼踣王休于坐。從者潛抽利刃。所殺凡數十人。餘皆散走。而三砲時先約伏兵。殺守城卒。納我軍。諸從賊以通衢什器隔閔。無一人得脫。抵曉。居民啓戶。皆屍橫於市。方藉藉言。今夜三鼓。李將軍已斬趙賊首矣。方是時。徵士元計。加兵圍城。困獸猶鬪。勢必多殺良民。則活青州之數萬生靈者。非士元而誰哉。事既定。部牒新選一參戎至。當時亦未有表其功者。士元仍遁跡歸田里。後二十年。有人于粥市。見士元鬻馬。絡自給云。

讀李將軍傳。三全青城。功蓋齊地。卒之不獲封賞。湮沒以終。是豈當軸壅於上聞。抑如田疇輩不受爵耶。噫。李寶難封。生不遇時。將軍之時爲何時。厥功雖偉。而淪落不遇。遂令英雄坐老市廛間。可勝嘆哉。

南邨曰。李將軍三全青城。活民不下十數萬。卒至賣馬絡以給。爲何說哉。

蔡氏傳

陳玉璣

蔡氏。閩漳浦之舊鎮女也。爲里人張延祚妻。少骯髒有大志。膂力過男子。而延祚亦以勇聞。稱義士云。王師旣下。閩濱海數百里。猶多負固。方祐者。亦奇男子也。大舉兵。兵經延祚里。延祚與語不合。被殺。氏哀號。日夜不絕。謀於夫之昆弟。欲盡散家財。購敢死士爲夫報讎。諸昆弟曰。是豈兒女子所能耶。出聲吾族赤矣。氏不敢復言。撫十數歲孤兒。晝則相抱哭泣。夜磨刀霍霍。仰天踊起。誓必殺祐。一日。聞祐兵宿某地。距其鄉甚近。日夕帕首跨鞵。衣短後衣。藏利刃。突至祐壘。未及數十步。反顧。見其子踉蹌來。愕甚。執之耳語曰。若得安至此。曰。思母耳。氏頓足自念曰。兒幼不可舉事。且吾以死決。兒脫有不測。張氏斬矣。遂挈之歸。一軍無知者。踰月。祐悔禍投誠。自束縛詣郡縣。郡縣官憐而釋之。俾復比編戶。

已而娶於蔡。爲氏王母女弟。氏因得常常見祐。每見益恚。髮豎背反裂。然不令祐覺也。祐且爲甘語市之。氏亦曰。死者不可復生。方君舉兵時。肝腦塗地。甯獨夫也。君縱勿相慰。余忘之久矣。祐意大安。氏則益憤勵。嚙指出血。每當更闌。漏下。人聲寂然。轉輾牀第。或起立開門。左右顧。旋入仰臥。泣聲喁喁。握利刃刺壁。壁既穿。刃刺猶不已。如是以爲常。踰年爲戊子春。氏偵祐往從父家。大喜。陰挈其孤。止某地之松林。度祐必經此。氏椎髻偏裝。挾刃以俟。日午。祐果至。雄服怒馬。顧盼自如。氏突出林中。大聲叱祐。祐驚遽。召其從者。從者駭走。氏急持刀。砍祐墜馬。祐負創狂奔。氏疾追之。行人糜至。環而譁。氏厲聲曰。吾夫爲此賊所害。妾安可活。有助賊者。吾與俱死。爾讐雪。妾當就死於官。且言且馳。祐攀松枝。與鬪。中氏額血被面。鬪益銳。淚血相迸淋漓。往來衝突。鷲若飛鳥。俄而祐被擒。氏以左手把其髮。右手奮刃。搯其胸。旋斷其首。擲道旁。觀者瞋目。橋舌不能下。氏

又揚言於衆曰。吾夫爲賊所害。歲餘目猶未瞑。必思飲其血。復提其頭。竟奔延祚墓。置頭墓石上。泣告所以殺祐狀。把酒澆墓。凡三行拜。拜畢。攜幼子直赴巡按御史臺門請死。御史霍達。關中人也。爲人慷慨任俠。聞其言。頗異之。欲縱之去。然疑有主者。氏慟哭曰。所以不卽死者。爲三尺孤耳。今孤且勿顧。容受他人指使耶。幸勿以妾故亂國法。霍默然良久。卒縱之。夫椒山人曰。有江夏生者。與余善。爲予具論其事。擅拳搯。目光瞬瞬然射人。生亦以任俠殺人。亡命江湖。其津津爲人稱道。有以也。報怨恥雪。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南邨曰。蔡氏一弱女子耳。乃能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撫孤雪恥。孝烈兩全於戲。是豈庸人所能企及者耶。

馮彩苞

高太癡

昭文馮氏。世族也。有二女。長彩苞。次彩縷。俱有殊色。幼與同里夏仰高。吳應周。

嬉戲相愛。吳曰：我必娶彩縷。夏曰：若然，我娶彩苞。已而通媒灼。馮母邱氏繼室也。以苞非所出，異視之。時夏父爲高州總鎮，列戟建牙，聲勢方盛。吳父則以吏員起家，私計門第，乃以彩苞字吳，彩縷字夏，兩家俱失望。然以貌相若，亦遂不苛求。後吳父以丞簿陞知縣，聚斂致富，被劾削籍還鄉，置良田美屋，役奴婢，其子入邑庠。而夏公出師陣歿，家復被火，夫人以憂卒。仰高日益窶，貨屋假帳，課徒目給，性落拓不羈，嗜酒好吟咏，人咸目爲狂生。邱氏竊自悔，縷時怨其母，而苞殊自若。居數年，吳父將爲子完姻，氏不得已，爲彩苞盛治粧奩，惟恐貽吳笑。仰高聞之，慨然曰：彼能娶，我獨不能娶耶？有友助百金，乃擬與吳同日娶。娶之日，何僕從如雲，異常煊赫。夏惟備青廬鼓樂而已。登堂謁岳，並會諸親，覺笑語寒暄，都與吳別。而觀者亦皆羨苞而笑縷。縷悲啼不食，已數日，兩目盡腫。至是不肯粧。彩苞獨施芳澤，正蛾眉，設筭珥，已而勸曰：婚嫁父母所主，貧富命也，戚

戚何爲。縷哭益哀。邱氏心若芒刺。怒曰。賤婢汝自得意。不念妹子苦。苞曰。此渠自願。幼時多受巾扇脂粉。便謂仰高哥愛我。我必嫁之。今彼亦不惡。但貧耳。輒作此態。我生平曾一較短長哉。母愈怒。曰。使汝改嫁。措大願之乎。苞笑曰。誠母命如此。兒有何不可。母曰。汝戲言。苞曰。終身事。安得戲言。如其不信。請擊掌。縷始破涕爲笑。對鏡理粧。迨屆吉。竟易嫁焉。夏生旣娶歸。揭巾端相。正意中人也。驚喜如在夢寐。夜靜就枕。私問卿非彩苞妹乎。何得至此。女笑曰。以世態骯髒不堪。欲爲君聊一吐氣耳。因述其故。生女喜曰。天下佳人。乃有憐我如卿者乎。然惟恐吳或啓訟端。女曰。實告君。淫婢已私於應周矣。彼求之不得。又何訟乎。翌日。女妝竟。料理家務。見四壁塵封。器物不整。歎曰。惰若此。無怪君之貧也。生曰。今而後。我悉以委子。女曰。可。君第爲我讀。生笑曰。我十三經廿四史。諸子百家。無不闕者。多讀何益。女曰。讀此等書。何時發跡。有高頭講章在。請從事於此。

虞

初

志

補

卽不敢過望。得一矜。免爲應周笑可也。生日。是何難。自是下幃攻書。吟咏都廢。但好飲。女與約。成一藝。給酒一斗。就正師友。得佳者。女喜。輒呷酒。哺之。生意。其可賺。謬自評點。久之。女不信。閱其文。曰。我固不解。此然玩之。亦常構耳。何密。圖乃爾。生笑曰。慧黠兒。墮吾術中。速哺我酒。女泣然以悲。曰。妾視君。非長貧賤者。故不辭艱苦。以相從。今若此。使我何以自解。且君之膏火。皆妾之釵環。行將告罄。我其何以爲繼乎。生爲感動。益奮勵。逾年。提學案臨。赴試。竟被黜。自思無顏。可歸。號於堂下。學使召問。具以對。乃檢其落卷。覆勘之。歎曰。此豈小試文哉。幸遇本院破格錄取。秋闈在邇。負吾小。負閨中人大也。生拜謝而歸。戲謂女曰。一矜已獲。卿願足矣。女曰。未也。我豈作秀才娘子者。便作夫人。寧不稱耶。生日。得隴望蜀。卿之謂也。相與輒笑。先是彩縷。改適於吳。喜出望外。而吳本不能文。所作皆倩捉刀。日惟淫博。置別院。蓄姬妾。賭負。輒盜家資。彩縷奔。妒房中。又數失。

物訴於翁姑。殊不得直。意鬱鬱然。終恃勢驕其姊。會祝母壽。炫粧盛服而往。見彩苞荆釵布裙。便肆譏誚。舉腕拍其肩。金條脫鏘然。復掩口而笑曰。與若白衣酸婿偕來乎。苞曰。莫小覷我婿。近頗刻苦。衣頂尙有分也。母曰。儘自刻苦。終是白衣耳。苞慍曰。母何苛量之甚。安知我婿不得成名。母嗤以鼻曰。苟若夫而成名也。挾吾眸子。縷曰不然。以我代母。苞飲泣而歸。由是與母妹絕。無何彩縷翁姑繼死。應周益蕩狎妓縱博。家日以落。諫之不聽。反遭毆詈。當夏生科試遊庠。適吳以犯諱褫革。且受夏楚。是年棘闈。夏又獲雋。彩縷懊恨莫洩。售得師巫術。日咒詛。半年餘。忽夢一金甲神。持利匕首叱曰。汝自無福。忌人成名。輒施邪術。本取汝命。念有代母之言。今夏生高發矣。但取汝眸子以示小報也。言訖遽挾其目。呼號而醒。方自駭異。忽聞鑼聲鏗鏗。則夏家人來報喜。蓋仰高已聯捷除館職矣。忿火益燒。覺眶中奇痛。拭之浮腫。無異嫁時。宛轉淹煎。數日頓瞽。當夏

生舉於鄉。邱氏卽遣輿迎苞。苞對從人曰。歸覆我母。酸壻幸釋白衣。待着青袍。便當相見。併告吾妹。約期看挾眸子也。及生入詞林。邱氏親來接女。爲之理髻插花。整冠易服。向之待纓者。悉移以待苞。苞聞彩纓兩目已瞽。亦爲嗟呀久之。於是始復歸甯焉。

太癡氏曰。炎涼世之常態。何足怪。獨至見於至戚骨肉之間。斯遭之者志愈悲。心愈痛矣。恨不能驅造物一顛倒播弄之。使舉世黑心符。笑怒間作。愛惡不遑也。然異母出猶可解。乃有一胞。而其毒尤甚。於此。豈不大奇。安得佳人盡如彩苞。俾勢利場中。少無數汗顏男子。偉哉彩苞。買絲以繡之歟。鑄金以事之歟。

記義優

陳尙古

義優者不知姓名。明萬歷間在吳門演劇。諸伶相謂曰。聞某家有樓宿輒死。今夕有能寢者。當以酒勞之。大淨卒然許諾。已而中變。小生副末亦如之。大淨曰。

三人同往可乎。衆曰諾。大淨扮關公。餘扮平倉從。初唱大江東。衆遙語之曰。若爾崇不作矣。遂兀坐至三更。聞樓下哭甚哀。哭已登樓。宛然無首屍也。以兩手挈其顛。直前拜跪。生若末心悸無措。大淨獨喝曰。女何來。曰。冤鬼江西饒州府德安縣人。羅姓汝俊名。三十六年裝米三百五十石。投楓橋吳觀海。售銀五百餘兩。而觀海致之死。大淨曰。女之冤固也。然何緣發其實。曰。行兇則家人吳富楊三也。屍瘞梯下。用大石橫覆。三年不得伸。唯大聖憐察。大淨曰。女既負冤崇何也。曰。冀獲申理。不意皆自怖而死。非某罪也。大淨曰。冤當雪。女寘彼于法。女姑息心以待。慎勿呈形害人。以干天紀。鬼唯唯而去。大淨復戒二人曰。事倘或洩。必毀屍滅跡。則負此鬼矣。翼日衆勞以酒。第云止聞鬼聲爾。無何大巡初蒞蘇。撫君設飲范公祠。大淨忽嚙指以血污面。當席語二公曰。本郡冤徹紫清。關某傳旨。俾二大人昭雪。二公愕然曰。謹受教。大淨曰。事恐洩。奈何。二公亟屏人。

大淨如鬼指。盡發其隱語。既復嚼舌嘔鮮血而暈。扶出始甦。二公密遣丁壯二百名。圍觀海家。并擒吳富楊三等。一訊吐實。發屍追銀如數貯庫。三人者皆伏辜。舉郡稱二公如神。大淨終不語洩。大淨真智勇人哉。

藥師院苦行僧傳

張九鉞

藥師院苦行僧。居院五十年。人不知其俗姓。以其永州音呼永州老和尚。又卽所建亭。稱曰複亭師云。師長七尺餘。貌癯而黑。少年隨其父別駕某官蜀中。好擊劍任俠。父以虧官項擊獄。師徒步走南北。輦三千金歸救父。護之歸鄉里。一日忽棄其妻子入蜀。轉徙無定。常爲人報讎。誅其猾。匿迹邊塞上。挽鐵弩射生番。蠻人聞其嘯吼聲。輒奔去。邊帥欲予以官。不受。能徒手搏虎。松潘山中爲害者。殺幾盡。一日殺虎。嗅刀頭血。忽有悟。詣義眉山中伏虎寺。落髮爲僧。然恆鬱鬱不樂居。聞義眉中峯絕頂有老頭陀。年百餘歲。跏坐懸崖中。跣足躡深雪。攀

天門八十四盤而登。至懸壺跌所。五體投地。頭陀睨視之。笑曰。若來耶。此山非若安身立命處。東走四千里。遇馬祖。卽住爲苦行僧可矣。師未讀經錄。不知馬祖爲何如人。以頭陀言。卽縛行膝。東下瞿唐。穿九谿。歷洞庭。瀟湘。一日至武功山。遇同寓人。問馬祖居何處。人曰。豫章省城北門外七里街右。有藥師院。咸稱馬祖道場。豈其是耶。師拍掌大笑曰。得之矣。乃兼程至其地。見江岸遼闊。荆棘荒蕪。法象傾圯。破殿半間。僅懸殘額。藥師院三字。師恍然曰。豈吾師欲我作苦行僧。重新此道場耶。迺急治耨鋤。冒風雨。竭胼胝。墾院前荒田三十餘畝。積歲之所入。爲修葺費。不立募疏。不繁工役。一木一石。咸出己手。二十餘年。棟宇巋然。龍象森列。成巨制矣。復於院之左右種竹。幾數十萬本。中構一亭曰。覆亭。爲習靜所。桃李梅杏之屬。環焉。余自玉峽調南昌。勘濱湖水災。月夜櫂舟江岸。聞踏水車人歌。鏗鏘可聽。問之曰。此永州老和尚自作太平車水歌七言詩也。勸

災歸入院訪之。年八十餘。以鄉人握手如故。坐所居簸箕中。苦弄稚筍。縱譚移晷。贈以七言二律。有曰。參來猛虎刀頭血。飛下義眉雪頂身。今日簸箕聊對坐。艸書如斗尙驚人。簸箕用馬祖偈中語也。師大喜。作擘窠大字。書之於壁。嗣後以公事過。必坐複亭中聽竹聲。流連竟日。師傾自作香醪。酤我。余大笑曰。余今日真可謂一口吸盡西江水矣。或曰。師有異術。能驅虎豹。役鬼神。江漲以鉢汲水。呪龍立退。七里街居人有病者。以手摩其頂。卽愈之。

勞山道人

王械

有童子某。雙目失明。聞勞山道士多異人。往求之。道人曰。恐爾立志不堅。徒勞無益也。童矢天誓曰。自明無退悔心。道人出三針撒山凹中。謂曰。子能如數拾得。可立見光明。童敬諾。日入山尋摸。無間寒暑。始猶歸庵兩餐。後則採松毛柏子而啖之。恆經日不歸。手足重繭。肌膚皴裂。不以爲苦。歷數年。始得一針。道人

曰。孺子可教矣。當益勉力勿懈。又經載餘。復獲其一。第三針甫數日而得。不禁狂喜。雙目豁然頓開。泥首謝曰。非吾師異術。弟子何能重覩天日。道人曰。志一則神凝。神凝則精氣充足。而慧光內結。雙目自可復明。權操於爾。何異術之有。

遼陽海神傳

蔡羽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貲。商於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窶。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他商。爲之掌計。以餬口。二人仰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歎。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朗。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氣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爲。亟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

故閉戶入室。卽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怪。冀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幕首向壁而臥。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鬧。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豔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真天人也。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奉盤匱。或擎如意。或舉榖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窗皆扁。不知何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

自苦耳。速起速起。程私計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臥不起。其可道乎。且彼既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萬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睹。纔一舉筋。珍美異常。心胸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卮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曰。郎懼醉耶。此非人間麴孽所醞。奈何。概以狂藥見疑。遂自舉卮奉程。程不得已。爲之一吸。酒凝厚如錫。而爽滑異甚。略不黏齒。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連酌數卮。精神愈開。略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爲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瞥然不見。

虞 初 志 補

門亦尙扁。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閒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綰髻。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爲矣。已而交會纔合。丹流浹席。若喜若驚。若遠若近。嬌怯宛轉。殆弗能勝。眞處子也。程既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比。郎慎勿疑。雖不能有大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儻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恆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勿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爲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眞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爲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儻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須臾。鄰舍鷄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

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妝。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丁甯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舍。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夕所扃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荆筐蘆蓆。依然如舊。向之瑰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笑語。交合誓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惑且喜。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失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歎。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我亦苦寒。思家不寢。靜聽汝室。始終闐然。何嘗聞有悲歎聲耶。已而商夥羣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謙晦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膏膩潤。倍加於前。心竊喜之。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日影。恨不速移。纔至日晡。託言腹痛。入室扃扉。虔想以伺。及街鼓初動。其室中忽

虞 初 志 補

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疇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郎果有心若是。但當終始如一耳。卽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腴如昨。歡譔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試其所爲。方欲轉身。則室中全。視錦裯。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鷄再鳴。復起妝沐而去。自後人定卽起。率以爲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鬧。音樂迭奏。兄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卽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卽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他夕。又念楊梅。卽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顆。甘美異常。葉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况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聞已見數。鸚鵡飛舞於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

虞

初

志

補

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冰。信。哉。言。絕。卽。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鷄。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豔。燦。目。不。可。正。視。轉。睫。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既。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歎。美。人。又。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洒。脫。若。是。耶。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卽。金。銀。滿。前。從。地。及。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歆。豔。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筋。挾。食。前。肉。一。臠。擲。程。面。問。曰。此。肉。可。黏。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黏。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是。他。物。何。可。爲。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爲。福。適。取。禍。耳。吾。安。思。禍。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已。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蘗。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傭。值。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風。

虞 初 志 補

誅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卽時踴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綵段者。途間遭濕熱蒸發。斑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遂亦喪去。爲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宸濠反於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幟。限在朝夕。帛價騰踴。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什八矣。尙存釐者什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值而去。蓋以千金易六千餘匹云。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遼旣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紀。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卽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僞。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晒

曰。眞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眞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無事。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期。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勿錄。每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較其輕重。以行誅賞。爲神祇者。不亦勞乎。輪迴之說。有諸。曰。釋以爲有。誣也。儒以爲無。亦誣也。人有眞元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間亦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爲厲。有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爲厲。所謂游魂爲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歆饗有諸。曰。精神所至。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詔耳。所謂神不歆非類。

虞

初

志

補

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爲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旣與禽獸無異。積之至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與人化異類。同一理耳。人有爲神仙者何也。曰：異類猶有化人者。况人與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雷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况雷實至陽。其爲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龍亦至陽。故能屈伸變化。無足問也。蜃氣能爲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蜃何能爲。程生平所疑。皆爲剖析。詞旨明婉。如指諸掌。又夕問美人姓氏爲何。曰：吾旣海神。有何姓氏。多則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旣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皆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旣無所生。有何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言多此

類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接應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浩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繾綣。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丰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歛噓嘆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迭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肴。追敘往昔。每吐一言。必汎瀾哽咽。程亦爲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於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

虞

初

志

補

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後會迢遙。勉之勉之。丁甯頻復。至于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雪涕耳。既而鄰鷄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亟啓戶出觀。但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噹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纔號一聲。兄卽驚呼問故。蓋不復昔之若聾矣。兄旣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丰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伉儷之喪。遂束裝南歸。伴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耶。程憶前

言卽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曠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連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狂狴憂。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啓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姦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瘐死於獄者。程入舟。爲兄言備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柁零落如粉。傾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卽頓息。俄而黑雲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

虞 初 志 補

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僉憲某總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邀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原委。且年已六秩。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疑。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

評曰。此文敘事。按合當時事實。宸濠之變。訛言恐動。情形可知。大同張文錦被戕事。史在世宗紀三年八月癸己。是年正爲甲申。小說出文士之手。不憑空作脂粉塗澤態也。行文有歷史意味。較有統系。觀此尙見法則。

又按蔡羽。見明史文苑。附文徵明傳內。傳言吳中自吳寬王鏊。以文章領袖館閣。一時名士。沈周祝允明輩。與並馳騁。文風極盛。徵明及蔡羽黃省曾袁秩皇甫冲兄弟稍後出。而徵明主風雅數十年。又云。蔡羽字九遠。由國子生授南京翰林孔目。自號林屋山人。有林屋南館二集。自負甚高。文法先秦兩

虞

初

志

補

漢或謂其詩似李賀。羽曰。吾詩求出魏晉上。今乃爲李賀耶。其不肯屈抑如此。

書晏孝子

陳伯嚴

晏孝子德安人。母思食豕肝。貧不能具。迺走江上。刲已肝。裹創歸。烹而食。母未幾死。縣令驚歎。上其事於官。旌之。陳三立曰。忠孝之行。貞於其心。繁出百變。而將之。古今割臂股及肝療母事。尙矣。類皆百計無復之。不惜殺身以存其親。猶曰傷道而不可訓焉。晏孝子何如哉。是時母非瀕危。而幸奚拯其死也。豕肝微易致。其口多矣。充晏孝子之義而效之。貧子之父母。必務忍飢寒。絕嗜慾。日伺察子之有無。羸乏以相保持。否則一口腹之故。一指使之間。皆殺其子之具。而有餘也。是天下之爲父母亦危矣哉。彼晏孝子之爲人。蓋必捐忿疾。貧騷怨。不平之氣。滿衍於中。而不樂其生。偶以母之所須。動其積憤。起而相激。遂以自懟。

而取逞於俄頃者也。悲夫。又余街人黃文岸者。母年七十矣。文岸爲人傭以食。母歲饑無所得。傭母罄而病。思食肉糜。日夜語文岸。趣具食。文岸負手繞階。仰天而悲。夜半封肉淋漓。提釜中。明日創裂死。因並書之。以知王澤竭。教化衰。俗流失。蚩蚩之氓。謂之何哉。

